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一)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一)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

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

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經傳雜繅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木皆小題

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學者。識也。蓋謂有所得。卽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卽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關。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德。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歷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卽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卽位。周書諡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買反。

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未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授鶴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解有問答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

入作。或卽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讖。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讖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證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于子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焉。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讖。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己未。桓元年歲在

元枬。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庚子。案莊公卽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日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日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枬。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第七蓊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蓊之十年癸酉。蓊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冕上言。曆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蓊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蓊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曆以爲
部。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

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

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
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
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
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
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
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
不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
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即或言曷爲。或言曷以。或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爲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据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
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
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
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

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

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常繼天奉元。養成萬

物〔疏〕

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

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逆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卽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攏。校勘記謂毛本攏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

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園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得直稱王。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生。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

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卽位。當時自已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卽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自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卽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命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

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日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嘖嘖不已，猶矇矓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麤簡，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卽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卽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襄儀父，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迫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闔而桓文乖，彝倫斲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纘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費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

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襲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雖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善成萬物之義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

〔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

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

後漢書郎顛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卽謂之春。非闕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臚。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天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晉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辰。則立夏。加十五日指巳。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爲兼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卽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爲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尙書至是也。○書堯疏。文。舊典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

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故問誰謂〔疏〕

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諡。正以死諡周道也。

謂文王也。

〔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

共之。人道之始也。〔疏〕

書秦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

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絲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爲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

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上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注云。周文王以戊午。卽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卽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卽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卽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麻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卽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爲梁。卽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卽以親迎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卽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卽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

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絜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禘。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其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殞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厯未必盡合周厯。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敘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鄆。非天子之緇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緇滅則存爲五帝。下至附庸。緇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緇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緇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緇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絳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證。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證。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證。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

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曷爲先言王，隱四書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据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曷爲先言王爲問，當如此氏解也。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

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

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

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疏〕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

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禮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

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鑒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照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麻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懷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上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卽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奪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部。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度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

改卽下注所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卽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卽明堂位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綬幘尙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綬幘尙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尙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卽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卽祭牲黑。牡。薦尙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卽祭牲白。牡。薦尙肺。正赤統者。郊牲騂。犧牲角。栗。祭牲騂。牡。薦尙心。按郊特牲注。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卽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王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尙赤。○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其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論語疏引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尙黑。平明爲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

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尙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尙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尙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尙赤者。陽道尙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尙白者。陰道尙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尙黑者。人亦尙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尙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尙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尙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闕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尙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一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三統三王。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尙色。天命以赤尙赤。以白尙白。以黑尙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尙赤。湯以白狼。故尙白。禹以元珪。故尙黑。如三代所尙。自是依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

何言乎王正月〔注〕

注據定至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也凡

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事書也。

大一統也〔注〕統者始

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赤山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

漢書王陽傳。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卽大一統之

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象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義。漢書兒寬傳。統攝羣元。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卽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闕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厯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

何以不言卽位。〔注〕據文公言卽位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

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

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

注据文
公言即

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違据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据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据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地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眚、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鶴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微，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浦氏鏗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

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闕維。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巖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闕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卽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旣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焉。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愼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觀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觀以逆測。所不觀。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襄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親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偏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愼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

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侔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啻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蹈篡弑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入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祖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為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

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

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隱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

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為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為公即位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專據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為說也。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

何成乎公

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

注据刺至不能。○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

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

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

注平治也。○書大禹謨：地平天成，水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

曷

爲反之桓。〔注〕據己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

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疏〕

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

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緇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衰禮失，士大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卽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侯幼卽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

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卽東序少北之位醮於客位醮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敦繼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尙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已也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閭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諭其志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旣冠實字之字以代名是爲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七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未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言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

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獨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土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卽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知其長也。

其爲尊卑也微。

〔注〕母俱媵也。〔疏〕

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姬夫人無子，公賤姜，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

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

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

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

注國人至別也。

○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道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櫛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云衰老無嫌卽白虎通所云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適姪娣次右媵姪娣次左媵姪娣矣將薨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薨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

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

至此 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注〕拔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也

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疏〕注拔引也○莊子馬蹄云可攀援而窺釋文攀本作攀引也國語晉語攀登卽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拔援也集言拔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此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養而不貴惠

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揭父之美不揭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責隱之讓爲不正

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弑隱立桓。仲遂弑赤立宣。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荀子坐宥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媿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據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尙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爲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連及之耳。

隱於是焉而辭立。

〔注〕辭讓也。言隱欲讓。〔疏〕

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

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

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尙多。別有所據。而以意言之也。

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

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

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卽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

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己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

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可背正立己。則亦可背正立羣公子。故權行卽位之禮。以靖亂階也。

故

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己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

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

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已若僻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

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据賢繆公與大夫纓且長以得立。

〔疏〕

注据賢至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据以爲難也。又文十四

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彼以纓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据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疏〕

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

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卽姪娣。蓋諸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天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簠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與。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卽一人而雙生。自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卽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敘

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總且大夫絕總也。韓奕詩述韓姑所從。自應止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纒絰。是何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慎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娣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餼。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若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當時禮書也。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

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禫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孔叢子雜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視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卽防愛憎意也。按。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啓靖難之禍。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畧乳而雙產。謂之贅孳。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曰良。以卵日生。醫以已日生。良則以醫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醫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菡。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

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是据見與据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爲兄矣。

桓何以貴。〔注〕据俱公子也。母貴也。

〔注〕据桓母右媵。〔疏〕

据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注〕据俱言公子。子以

母貴。〔注〕以母秩次立也。〔疏〕

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行王爵。損辱袁宗。紹

罪九也。又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

母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

也。〔疏〕

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後漢書梁竦傳。張酺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鄧暉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爲說也。○注禮妾至是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

三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上。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綠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聞也。則鄭用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卽位。欲尊崇草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革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故當告

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册命二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勅。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母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庚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箋云。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隨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矣。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屬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繙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溈。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途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

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爲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浚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此言適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太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爲母謂妾子也總麻三月章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此言庶子爲後爲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總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章明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然則周法庶子爲後者無論天子至士皆服總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臣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爲正也然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嬖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嬖曰定嬖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嬴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耐其昭穆之妾疏引庚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公羊義疏二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疏〕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卽邾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

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卽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杜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驪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驪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勅碑陰驪章仲卿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章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驪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鄒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鄒榆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爲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鄒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子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鄒縣之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

始文公。但遷釋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鄆。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為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驕山記云。驕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驕。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為鄆。改名不應出魯。或譌鄆。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為鄆。不關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味。岡木。毛木。監木。唐石經作味。釋文。味亡。結反。則作味。从未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味从目。未聲。與从目未聲之字有別。味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泮宮書本皆作味。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須樂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卽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木。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躒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

〔疏〕

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

會及暨皆與

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

爾雅釋詁。逮及暨與也。說文會部。與。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羲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

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曹不與吳質書。頃選遺文。都為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

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

舊疏云。或言會者。卽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

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

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疏〕

注最聚也。○玉篇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叢也。又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暨。最也。公羊會猶最也。何注。最聚也。漢武紀。毋暨聚。如澹注。暨最也。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取音才句反。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爲言聚也。說文最積也。从一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爲聚物之聚。世人多見最。少見最。故書傳弒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作最。今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最萬物。地數篇。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皆云。最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爲最之哉。司馬彪注。曰。最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股本紀。大最樂戲于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最。鷗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最。亦聚也。小爾雅。最聚叢也。今本最皆譌作最。此傳釋文不爲最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琪小爾雅義證云。最當從說文作最。說文最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發人多混。最爲最。最字遂廢。蓋最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最。史記功臣年表。蓼侯孔囊。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最。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最。聚貌。最與最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暨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語況之也。

及、猶汲汲也。〔疏〕

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建也。从又。从人。詩。標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即汲汲連時之義。故彼疏引此傳文解之也。廣雅釋言。及。連也。荀子儒效篇

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有汲汲之意。

暨、猶暨暨也。〔疏〕

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憲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

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已。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即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

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且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邠部曰。曷者。衆與調也。引唐書。皋陶按。書。禹貢。暨魚。湖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曷。是曷正字也。曷之段借。多作泊。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泊。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泊。是也。又作暨。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暨。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

〔疏〕

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

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爲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卽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及矣。文選。緒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卽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暨。對及爲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言我。○漢書蕭望之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春秋假魯爲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水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師伐我。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舉及至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卽此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也。○注所以原心定罪。○淺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

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霍譖傳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辯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鹽鐵論詔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濞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俱欺三軍，而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卽原心定罪之義也。

也〔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

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

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篋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者，彼傳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鄒國之臣猶吾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

校勘記云

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洪氏頤爐讀書叢錄云：唐石經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邾婁字也。〔注〕以當喪，知爲字，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不字。○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

〔疏〕

注以當喪知爲字。○舊疏云：春秋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喪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爲喪也。

曷爲

稱字〔注〕据諸侯當稱爵〔疏〕

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

襄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

公盟當襄之有土嘉之曰襄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為襄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

爾〔疏〕

注以宿至襄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襄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

變例書卒見恩為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襄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襄者謂加爵與字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襄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也然則封者實事襄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失爵者稱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緦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

曷為襄之〔注〕据功不見〔疏〕

注据功不

見○釋文見賢徧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

為其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

東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

爲

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襄儀父善趣聖。是也。○注盟者至東也。○說文囹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惺用緞。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常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臑。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卽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爲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四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桓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扞援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殺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倍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毛本下作于舊疏云此傳應言為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為始耳

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注〕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

傳不足託始故復据衆也〔疏〕

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

託始於儀父則襄義不見故復据衆盟以難襄也

因其可褻者而褻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襄賞之法故云爾〔疏〕

風俗通過譽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褻而褻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襄邾婁儀

父稱字膝辭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襄賞之法託隱公為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為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襄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緇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緇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

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

此其爲可褻奈何。漸進也。〔注〕漸

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褻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子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

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鄭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襄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襄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褻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鄭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褻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責。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寧。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真雜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廣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闔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褻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褻之。非所謂因其可褻而褻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不若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

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辭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卽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至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卽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又桓七年云。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鄆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鄆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

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

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

〔疏〕

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味地名也。通義

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同盟之官。春秋撥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曰：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諱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慶，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慶，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視會之虛內務恃外好爲甚矣。○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慶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注：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是惡不信。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見慶，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蔑盟本不信例，今書日，徒以慕新王而見乎，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

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是也。○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襄其君為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襄其君謂之為帝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為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稱侯者奪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變荆故賢季抑桓緣葬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奪臣子尊稱也○注于者於也○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可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采繫云于沼于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於于也輟轉相訓○注凡以至于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為衍文疏中十行本及閩本二字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舊疏云晉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僂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僂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疏〕

杜云鄭在葵陽宛陵縣西南宛乃苑之省文蒗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

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虢榆虢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渚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剋剋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鄆者大事表云

杜注。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卽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僞下云。應劭曰。鄆伯克段于鄆。是也。則又作僞。寰宇記云。鄆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鄆克段之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鄆地也。史記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僞。按舊作鄆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在鄆者音僞。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此鄆地。當作鄆。鄆語。史伯曰。鄆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鄆。即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疏〕

注加之至之爲。○舊疏云。訓詁者。卽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

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鄆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鄆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以其不答于鄆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

之也。〔疏〕

書牧誓云。弗御克。奔。鄆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截。截亦殺也。爾雅釋詁。勝。肩。勸。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傳語。殺。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殺之則

曷爲謂之克。大鄭惡之惡也。〔注〕以弗克納大卻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疏〕

注以弗至惡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

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曷爲大鄭伯之惡。〔注〕

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据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

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

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

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
左傳。及莊公卽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

鳳校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自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懋平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讎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七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皆作不知句法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卽不如蓋卽毋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尙不有於母何有於弟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詰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徒梁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卽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至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讎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則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劓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織讀爲鍼。鍼。刺也。劓。割也。刺。割也。劓。割也。刺。割也。織劓。皆以刀鋸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孟子盡心。誓。噍。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

君〔疏〕

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爲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

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鄆。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盡在失教也。

何以不稱弟。〔注〕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

注。据天王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傳云。書者惡失

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其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責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爲佞夫無罪，自據左傳爲說也。當

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疏〕

通義云：當，敵也。著其彊，禦與國爲敵。左傳

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段強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曷爲以國民當國也。段欲當國爲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二君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其

地何〔注〕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疏〕

據齊至不地。○卽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據以難。

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

以不地。〔注〕據俱欲當國也。〔疏〕

上傳言問克段于鄆，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據以爲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據俱欲當

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

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疏〕

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鄆亦鄭

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屬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

不當國。雖在外亦不

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

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

書之。〔疏〕

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爲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

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爲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爲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得引爲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于徵師。陳大夫。傳注未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爲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更不得援爲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爲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弑君。九月被誅。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繕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爲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爲段有徒衆。爲害必

深爲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桀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爲道。而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蓋此經主爲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公羊義疏三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

通義云董仲舒曰文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

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部及夏之衰稷子不窟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

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宰案聲義通爾雅釋詁案官也亦通采書彙典若子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展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咺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

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疏〕

杜云咺名

也。范云：「暉名，左傳云：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為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暉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為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連。」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為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暉是士為宰下之屬，宰非暉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暉者何？嫌宰為暉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暉實為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

曷為以官氏〔注〕据

石尙〔疏〕

注据石尙○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是也。舊疏云：石尙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為難也。

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

官錄，下士略稱人〔疏〕

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

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暉是也。上士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甲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樽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暉者，以為宰士也。似正以暉為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職辭焉。』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尙來歸賑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泚，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

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

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尙書曰夫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華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諡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即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禰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昵說文日部昵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卽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注〕以無諡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

穀梁傳云仲子

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彼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旣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卽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可弗謂也卽弗夫人亦自有諡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考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卽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旣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諡也○白虎通諡篇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

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虔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子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違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嬖。嬖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爲明切。

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

稱也。据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椁。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

注此難至夫人。○此据成風生時稱

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薨宜有謚。仲子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謚。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謚篇云。八妾所以無謚。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文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已爲君故稱夫人與仲子殊也。

桓未君也〔疏〕

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

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卽遽尊仲子爲夫人也。

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

帛〔注〕

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

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疏〕

禮既夕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贈送也是贈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贈元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贈於宋致詞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

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贈又有贈賻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贈元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贈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云贈馬欲以共駕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論語。公冶長。簞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爲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豨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頌云。約軻錯衡。八鸞鎗鎗。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駟。郭注。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駟。按周禮。度人。駟作龍。龍駟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駟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薛注。乘鸞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度人又云。七尺以上曰駟。注。引爾雅。駟。牝駟。牝。元。此不及駟。說文駟字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駟。用周禮也。度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駟下云。馬高六尺爲駟。引詩我馬惟駟。許於龍駟。俱本周禮。蓋以駟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

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蹇蹇，是也。卿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牡騤騤，嘽嘽駉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綬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形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共事而已。昏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贈猶覆

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賻，知死者贈襚。〔疏〕

穀梁傳，贈者何

也。乘馬曰贈，衣多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到踝，士到髀，位

尊德厚及親者。贈賵哈襪。貧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繡衣裳與稅衣。纁裙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襲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與馬曰。贈。貨財曰贈。玩好曰贈。衣被曰襪。何氏或卽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贈。贈。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實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實。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注贈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贈。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贈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贈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贈。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喪禮有贈。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贈。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贈。此古文以贈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贈。贈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贈。疑作冒。○注贈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贈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贈之。注。贈。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贈。注。贈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贈。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贈者。助也。一作傅。周禮小行人。則令贈補之。注。故書。贈作傅。是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贈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贈補之。注。故書。贈爲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贈字。先鄭云。謂贈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贈。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贈。贈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贈馬入廟門。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贈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贈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贈仍以送死爲主。故下疏云。贈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自對贈言之耳。○注。襪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襪。

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繇。注。繇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葬云。繇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繇。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繇。謂以衣送敵者。死曰繇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繇。禮春秋之繇。讀皆宜同。衣服曰繇。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繇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遣人。謂之繇。繇遺疊韻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繇名。遂以繇專屬之。凶事矣。吳氏麥雲經說云。按繇當讀爲稅。稅之爲言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挽而稅。取解挽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卽據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繇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繇之。是則贈之爲稅。衣之爲繇也。二字又別。此借繇爲稅。稅聲近繇也。○注知生至贈繇。○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贈繇。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爲贈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今本作贈。係淺人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專贈施於生者。何答曰。專施於生。繇專施於死。贈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贈。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贈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贈莫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詞謂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爲何氏贈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贈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繇。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贈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贈馬也。荀子大略云。贈。贈所以左生。贈繇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繇。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繇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贈。贈說苑。知生者贈繇。知死者贈繇。贈繇所以送死。贈繇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又以贈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贈繇。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繇。下篇有贈。有奠。有贈。

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贈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為多知贈生死等矣是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

〔注〕据非禮〔疏〕

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子魯故等以諸侯該之○注据非禮○舊疏云桓未為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贈之為非禮

隱為桓立故

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贈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疏〕

白虎通崩薨諸侯

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尙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贈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諸言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醴也舊疏云諸侯之贈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注〕

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讓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善其以仲子喪

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尊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

其言來何〔注〕据歸舍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歸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是也釋文作歸

哈云本又作舍下同校勘記按哈非也依說文當作哈

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

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己在於內者〔疏〕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雜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

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求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篋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舍贈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詞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柩甲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贈死不及尸柩甲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第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晚言來明不當舍也則舍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禮既夕記國君贈禮賓贈奠賻贈及代哭爲燎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還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贈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葬

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舍贈送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者又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舍贈送之等皆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言來為若已在於內矣

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据歸舍且贈不言主名〔疏〕据歸舍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成風也兼

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贈者起兩贈

也〔疏〕

注禮不贈妾○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赴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起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贈之也○注既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甲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又云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又云送者曰寡君使某送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然則一人之贈舍送甲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况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宜各使故也○注言之至贈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送言之送者亦起兩送矣

何以不言及仲子〔注〕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

卑稱也〔疏〕

据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嫡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

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疏〕

注比夫至公也。○此道僖十一年書及義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注

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贈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嬴公成風之禮，又何以不月以責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卽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嬴公成風之禮，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卽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卿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贈送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

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尙未僭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仲夏稱天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不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稱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元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爲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觀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觀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爲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爲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木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慙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殺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公。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

公受二伯命。故選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選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籍諺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鞏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燹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燹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燹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男以否。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即歸。謹及闡之。屬是也。今此。謂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為受命王。故為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喪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為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

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都商丘。今

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

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

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

可采取。故錄也。〔疏〕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二文沒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

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又云。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故也。疏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為上士矣。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小功德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

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鄆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襄之。卽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禍。卽首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卽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

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暉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卽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天子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注〕

据凡伯稱使〔疏〕

据凡伯稱使○卽下七年。天子使凡伯來聘是也。

奔也〔注〕奔者

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

注奔者走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聘。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

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奔。

奔則曷爲不言奔〔注〕

据齊慶封來言奔〔疏〕

注据齊至

晉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

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

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

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

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疏〕

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卽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卽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禍也。○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驥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痛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也鄒者本字祭者假借韋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尙仍其西都舊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抑如鄒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廩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東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閒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弁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倉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爲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閔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在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

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為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為上事發，其即為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闕，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据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据臧孫辰書日。〔疏〕

注据臧孫辰書日。○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

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据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

遠也。〔注〕

孔子所不見。〔疏〕

通義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麋信云：益

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為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為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日，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為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益師為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

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

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

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

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

注所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

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緯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違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哀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据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授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

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尙無知識。亦不得遽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徵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卽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別創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殺。子爲恩衰。臣弑。君殺。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兪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

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發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己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己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發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木畧作略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季友卒注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於所至寵恠○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僖釋文作鷹恠闕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段曰說文無恠字蓋恠字轉寫之誤本義角長兒段借爲粗糙字按說文角部牝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譌爲恠公羊傳恠者曰侵何注恠鷹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尙鷹恠漢藝文志庶得鷹恠以鷹恠連文則恠非鷹字也鷹恠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牝从耳聲古讀如倉轉寫譌爲恠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鷹恠蓋卽鷹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鷹粗也察於微眇繁露俞序云始於鷹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曰鷹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恠讀若鷹牝淮南汜論訓風氣陰陽鷹牝者也藝文志庶得鷹牝皆謂鷹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牝之讀才古反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縵密不能鷹其論衡量知篇夫竹木鷹其之物也其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木惠未闋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發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內魯始也云先詳內而發治外者

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繁露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爲外。所傳聞世。則責之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劓。鄂本作鼻。殺仍作鼻。此从刀譌。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劓。鼻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盛爛。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受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

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彼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廟○禮記大傳云上治祖廟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成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囚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潛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據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注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

疾則臨視之無敢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敢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慚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云不得稱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自孫以下則以別子之字爲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爲氏也

公羊義疏四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

時〔疏〕

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開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濱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經略云公羊潛作宰按

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慘謂之潛釋文潛郭宰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卽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潒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爲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與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與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復

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濇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趙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

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車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

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

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讎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讎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讎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

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

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

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

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并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鄆。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寧莊子。盟于向。襄二十一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據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納者曰侵。精者曰伐。注。納猶驅也。精猶精密也。納卽淺。精卽精。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衆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

償者。孟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與兵則搆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與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

漢書古今人表作凶駭。穀梁作無倭。下八年。無駭卒。周駭倭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倭奇。倭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

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假借字。說文辵部。逕。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逕。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假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以入爲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役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疏〕

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

氏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駢之孫方爲駢氏。而國語謂之駢駢。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貶義也。○注据公至子

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貶。〔注〕貶猶損也。〔疏〕

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

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爲小國也。

曷爲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

注据公至貶也。○舊疏云。

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邠非用兵故也。

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

注以下至爲滅。○舊

疏云。卽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

始滅昉

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据傳言撥亂世。〔疏〕

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衆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

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旌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癸

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邕所据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做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

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樹云叻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叻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僖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詰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據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爲疾始滅故據而難之

謂宋滅郟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然則宋滅郟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郟僖二十

年郟子來朝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

注焉爾猶於是○宣

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間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

曷爲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

注據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

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

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春秋謂君子所修春秋也

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讖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讖故於無駭張義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

注据齊至言入○舊疏在莊十年

內

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

日不〔疏〕

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

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衰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突內諱弑言變與實斃者同詞則

諱滅言入卽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晉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卽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疏〕

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月二月爲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除二百二十八分成分仍餘五分十一月

後宜置閏長厯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爲七月九日子殷厯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卽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卽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

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疏〕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

旁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緌左氏作裂繻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緌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緌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緌音須惠棟云緌讀爲投說文緌賞布也古緌與繻同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

注以逆至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

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喪猶稱且字知履緌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喪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

何以不稱使〔注〕据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

注据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

婚

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

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

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

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

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

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

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据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

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據以問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

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

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鞶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据

伯至逆人○舊疏在成九年春譏〔注〕譏猶譴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爲輕所謂輕何譏爾〔疏〕通義云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譏始重之旨也

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般人逆

於堂，周人逆於戶。〔疏〕

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闕，雖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

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順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威，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威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又郊特性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綬。注：壻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大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

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數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禹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敷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敷萬說均謬。沈氏從之，偵矣。盛氏世佐云：敷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敷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遣女子于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尊，故告廟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卽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婿家未嘗

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證。然楚圍篡弑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園大夫也。卽合告廟，豈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走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據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墀御婦車，授綬，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攀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婿相見也。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

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

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卽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

於是也〔疏〕

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韓田。焉作州兵。戰國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卽於是也。惠氏棟周禮古義云。行夫居

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晉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焉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卽於是。不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分屬也。

曷爲託始焉爾〔注〕据納幣不託始〔疏〕

注据納幣不託

始。卽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春秋正夫婦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

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

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童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

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緌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鄒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鏗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緌來逆女是也。〔疏〕

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娶于大夫者。

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

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

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無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纁緌，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

大夫，書紀履緌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

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

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

從女未入塗也。而稱婦。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為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為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綸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為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為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

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為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

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

伯姬者何。內女稱也。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知為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翬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其言歸何。〔注〕據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

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

校勘記毛本謂誤爲按毛詩傳本作歸人謂嫁歸釋文本

有曰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即謂歸之，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絳□□□□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即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知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

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駘。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丕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瀆于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

州府昌邑縣東有十五里，卽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尙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

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

水經注 淮水篇

游水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酈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遂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製縑之字，則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喪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三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紱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紱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隘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

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區。魯東。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遠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區。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於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

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失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

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

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

何以不書葬。

〔注〕 据妣氏書葬。〔疏〕

注据妣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妣是也。按定妣妾母。以哀公得終為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

故据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 据已去即位。〔疏〕

注据已去即位。○即上元年之不書即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

意也。以已去即位。讓桓之意已明。

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注〕 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

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

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為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

皆同例也。〔疏〕

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屈作屈卑。禮記雜記。主妻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

侯之妾。貴者視。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服間云。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公既即位。應依庶子為後之服。即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賤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為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為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

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妾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達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尙未爲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卽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固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注日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

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通義云。

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五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

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疏〕

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於春三月。

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微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意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感。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管姜鼎銘曰。維王九月。悔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敬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譜。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舄，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祔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性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者，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旣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旣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

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爲三月之朔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

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麻。以爲二月朔。均與股麻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麻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據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實。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記

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

諂謀〔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言之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

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咎。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貫。有豎。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詔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雷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讒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詔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詔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戒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麻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闕。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疏〕

舊疏云。或日者。卽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

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

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

經義述聞云。譚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

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下注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

其或日。或

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

通義云。古麻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失之前者。朔

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

食。失正朔於前也。〔疏〕

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

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

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
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

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

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

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僂之譌。此僂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僂。弱也。可證。釋文。懦。乃亂反。又乃臥反。据音知本从與。今亦訛从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日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从月之意也。日不常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從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豈有。豈有。鸛鶴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

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圍升雲爲句。以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鑿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魏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寡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

注平王也。○據歷。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

王崩。凡葬皆顯其諡。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

注據書葬桓王。○莊三
年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

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

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瑱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

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存在〔疏〕

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

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諡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變篇：王者

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槨，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

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

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

天

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惻然伏僂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

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惻字不見字書釋當為隕故為毀壞詞殺梁傳高曰崩厚曰崩算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視古者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

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為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

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

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碎見步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

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

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

唐石經士曰不祿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

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為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鄒庚成曰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

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寶，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繼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

四月無辛卯，麻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魏學于君，注：君，君。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歧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

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

其稱尹氏，在昭二十三年。

何〔注〕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据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為貶。〔注〕据俱卒也。〔疏〕

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之。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

〔疏〕

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章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章注：父子為世。

○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

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

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

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

〔疏〕

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顯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

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饜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即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為世官趙注仕為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

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此譏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嚙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浸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疑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

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卽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卽此文是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卽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

〔注〕据原仲不卒。〔疏〕

注据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

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

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

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躡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

知非主爲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償贖之人也。按尹氏償贖隱公。卽爲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興魯接。恩隆王者。卽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卽貽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償贖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也。魯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

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

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

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

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義。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卽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饋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閤。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何以不稱使。〔注〕

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下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

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

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已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

說二事。不問求賻。〔疏〕

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

也。事。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為求賻書也。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

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穀梁

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明。○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

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

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

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

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詰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昭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

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歷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

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歿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玟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禮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玉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國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國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綿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譏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令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

小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諱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土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襄鄂本作薨。○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

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

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償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

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歷爲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爲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爲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

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

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

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疏〕

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月爲

不及時卽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斃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泄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旣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膏肓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

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婿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文補。白虎通崩葬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瑣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槨。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杖。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篋二。黻篋二。畫篋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篋。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個。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個。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視。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諸侯相諡。此諡誄之禮也。司土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輶。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諱。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秦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渴。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渴。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卽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渴。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墜。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渴。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載買城四數畝。藪葬而已。藪葬。卽渴葬。藪。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藪爲草。非也。

不及時而不曰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

宣公是也〔疏〕

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闕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傲慢不念早安

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

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

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也。○過時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疏〕

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

意也。解假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懈。揚雄元后誅作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為懈緩。故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福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

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疏〕

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

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觀視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未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懿公既殺。乃隳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

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

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

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知。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盡也。郭注。盡。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盡各言爾志之盡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

也。〔疏〕

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

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注〕

所以遠絕之。〔疏〕

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焉公也。

與夷復曰。〔注〕復報。〔疏〕

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注復報也。周禮大司

馬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

為社稷宗廟主也〔疏〕

經傳釋詞為猶以也傳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趙策所為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為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為愈趙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為不

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子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

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

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靖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

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著同義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

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

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

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

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綠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降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程公實已為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

終

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注〕馮與督共弑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

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

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弑。宋世家云。華督使

寧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不足以類。餉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卽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

者〔疏〕

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

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雖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

宋之禍宣公爲

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

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

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

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卽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甲會之事相礙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卽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
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

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似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棄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見春秋僖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卽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瀆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尙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尙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

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

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

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

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

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

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

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郟。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郟。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卽部。彌呼雞。重言之。从卽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弑

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柔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柔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試。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

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

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段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

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遠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二在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

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

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

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

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當，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犖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尙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婦呼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

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閉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觀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觀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常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子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鄭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

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

須別異之也。鞏，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

〔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鞏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

貶曷爲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弑公也。

〔注〕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弑公也。〔疏〕

穀梁傳：鞏者何？公子鞏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開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試弑，雙聲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鞏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同云：凡弑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臣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弑公奈何。〔疏〕

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

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疏〕

公羊

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為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象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菴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即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為詳

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

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闕

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

吾使

脩塗婁吾將老焉〔注〕

塗婁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

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為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為也〔疏〕

魯世家又

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婁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婁云使營菟婁吾將老焉是也○注塗婁者邑名○杜云菟婁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婁魯邑也營菟婁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婁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南南流逕菟婁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婁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

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卽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妻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卽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卽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營營塗妻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筭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治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

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詁字之省說文詁扣也如求婦先詁殺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

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

吾不反也〔疏〕

魯世家云揮乃反謂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疏〕

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

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

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曷每有如此奮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

隱公者公羊子
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

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

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圍館于窻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窻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

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伊氏。賂伊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福也。弭讀爲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望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卽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呂覽修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覡。說文巫部。覡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

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碯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

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卽濮水。按水經。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二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

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也。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碯。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石碯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下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玉制云。咈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碯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為討賊者。張義所謂責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

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為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為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為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

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

立之辭。〔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

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据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

人人欲立之。〔疏〕

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

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疏〕

衛世家云。石碯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碯立之也。校勘記云。碯。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碯作措。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碯字。當从石經作措。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碯。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

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伊氏。明伊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

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

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

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即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則立。則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

也。○注大圍篡例月○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

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

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

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據浚洙也。

〔疏〕

注據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

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

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

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蓋。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攴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是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卽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疏〕

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瀉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

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開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斤。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

毛本同。鄂本因作網。釋文：障作鄒。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罾罾之屬。所以扇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傳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

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

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

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

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

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均。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諷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人文詞通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

杜云。今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

注。荷水。又東。運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輿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運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運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運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運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運方輿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卽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濟國語。魯語作棠。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卽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

注。据杜注。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境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字。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

舊疏云。卽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弒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衛師入盛〔疏〕

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郕。荀子玉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郕皆从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郕都。又岡縣西南有盛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按廩丘在范縣。

岡與剛父。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滅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

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

注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械朴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頌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爲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馮氏景解春集與闔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

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師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探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荅臨頌，謂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將尊師

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廡咎如是也。〔疏〕

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廡鄂本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廡，此誤。宋本廡字剗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

入盛是也。〔疏〕

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

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

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

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年冬

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大小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

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卽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大小者卽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旣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卽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入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豐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豐之。說文西部。豐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豐鼓。則豐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豐廟篇云。成廟豐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豐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

曰請命以豶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鄰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豶。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豶。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緹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豶以緹豚爲落。是也。趙氏伯溫故錄云。古人用豶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豶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讀曰豶。月令孟冬。命太史。豶龜筮。雜記下。成廟則豶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餅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豶。豶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豶之。以緹豚。大戴禮亦有豶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豶祈號祝。龜人上春豶龜。雞人凡祭祀。祀而禋。豶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豶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豶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豶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磬豶。秋官則士師。凡刳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隴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刳字。珥卽珥字。用毛牲者。刳。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豶之。事豶之者。神之也。先鄭則豶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豶。龜玉亦豶之。廟社皆用豶。主亦豶。馬廐亦豶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卅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叢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絲別。祭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閭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顯繫子爲稱。無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獻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啓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卽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卽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卽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以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

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

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臨

年君無子卽不廟，况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

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

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

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殺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耐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性而耐於女君可也。此土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卽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皆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偵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

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

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早暎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皇。故書爲壺。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旌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旌舞者。斃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傲上之辭。〔疏〕

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卽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

此爲義也。做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

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

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

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

注六人至

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櫛。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纓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

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份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份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士二份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士二份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份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份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份蓋古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疏〕

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部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

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玉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

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百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圍堦園臺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

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疏〕

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生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囊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周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

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離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

也。又月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

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

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

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

者言之〔疏〕

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失母反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鄒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

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繼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繼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鄰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芘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据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郡南陽之間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尙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未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王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

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變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變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祥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擊名實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彘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

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

前此矣。前此

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

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

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樂者是也。

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議。岡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份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份。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份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份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徧舞八份。今於

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卽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逸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備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成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實平。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

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庭。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惡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以爲湯作濩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鄂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

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藍，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徵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僅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

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草創初定。未遽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簫。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濞。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濞。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濞。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成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作韶。按以韶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閩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韶。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濞。伐而作濞。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樂。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樂。駢讀曰類。是卽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堯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樂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

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五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藝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即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日○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即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

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

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

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蝨，食節賊，食根蝨，唯嘗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感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好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嚙難辨。有此卽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繚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繚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蠹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蟻。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蓋究內外言之耳。故鍵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

禁民之所致〔疏〕

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災。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

警。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章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輩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蟻賊。皆政食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舍孽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無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督。以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

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

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

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彊生哀伯。達生伯氏。餅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琴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取其音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彊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喪爭臣。按公羊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彊與益師同無罪。而彊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闕本監本。俠上有據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據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

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

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

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

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

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

言疆也〔疏〕

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莽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墮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

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嘗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公羊義疏八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

唐石經宋本國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輪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

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

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輪同輪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輪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訓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輪盟猶渝盟也輪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訓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輪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輪也詩載輪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緇春申道縵基畢輪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汙詩羔裘及板筮皆云渝變也渝變卽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輪假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糴糴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

据翬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

也何道墮成〔疏〕

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注据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

〔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

注鞏伐至與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据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

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

〔疏〕

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据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爲內諱與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未無也此傳發者解

鄭稱人爲共國辭〔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未作未誤何訓爲無明當作未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未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注未無也小爾

雅廣詁云未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高注未猶無也○注此傳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未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注〕据無戰伐之文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疏〕

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爲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

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尙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

也。据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

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据鞏至敗績。○鞏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据以爲難焉。

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鞏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

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

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

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

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疾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鞏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固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据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爲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

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殺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雖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鞏伐鄭。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雖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

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邳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

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

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

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

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卽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厯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

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

釋文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干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鐘云。尙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厯志。劉歆說曰。夫歷春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造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喪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逮分至。啓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小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篡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喪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喪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

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

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上四年。莒

人取杞。率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驕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君子。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繇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非。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

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

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

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

注叔姬至媵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

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

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重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為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為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嫡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嫡也。伯姬卒。叔姬升為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鄆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為齊滅。紀季以鄆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鄆為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嫡。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三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為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

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鄆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

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

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据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据蔡至卒名
 〇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

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

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

注據大至子男。○上五年傳文。不

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

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

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墓賢親內。襄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昨。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襄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墓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遷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襄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

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

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襄亦稱侯。

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貶。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弒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

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

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

通義云美惡易見不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驪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

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郟譚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責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雖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弒卽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衛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弒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弒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

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卻。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卻。亦稱國。晉殺晉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喪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襄爲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薛不襲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襲是也。

夏城。中丘〔疏〕

杜云。中丘在琅邪。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

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

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

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

間邑也。問字覆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

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

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

城邑例時〔疏〕

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勸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今至壞敗。○宋本闕本監

本。毛本同。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難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塗。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卽下九年夏城郕。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據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

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

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

隸釋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

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齋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嬖故肸之卒歸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知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岡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

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詩采芣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聘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慶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

又下其鄉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規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闕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鄉，鄉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

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據此以難盟，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

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崧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

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据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

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之南楚丘。水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卽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

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維邑道。楚邱。至仙源。遂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

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

大夫也〔疏〕

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為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

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

重兩舉之〔疏〕

注据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

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為伐凡伯問故加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顯鐵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

如不言伐〔疏〕

注据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

〔疏〕

注尊大至國同○大閭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

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徵旨是也

曷為大之〔注〕据王子突繫諸人〔疏〕

注据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

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

不與夷狄

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

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

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

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

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秦族訓。文王虛鄠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侮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解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

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其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

注据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

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

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

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餼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偏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髡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逆。故不諱獲也。

公羊義疏九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無

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

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潰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嬴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闕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宣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

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為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邠〔疏〕

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邠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邠。左氏作邠。下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

為柄。急就篇。邠勝箱。注。邠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邠。郭璞曰。邠。鄭邑。左傳作枋。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枋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枋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枋城。即古枋邑也。方輿紀要。枋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邠。亦見鄭伯之背叛矣。

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

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橐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

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緹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

于禰祖。用特是也。〔疏〕

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

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闊。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偪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闔之士。以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闔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祭祭天告至也。禮疏謂燔柴以祭

上天而皆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禮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性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性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旣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薰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燂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攢皆與時會殿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

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主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玆。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繫。鄂本同。岡本。監本。毛本。繫改潔。非。釋文出繫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共其費者。謂殫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彙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裘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燾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孝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喪四。非。○注歸邠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昉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昉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

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洪衰八年。齊人歸譖及僇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細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典。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玆。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德。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緇高辛氏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皆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皆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選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尙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尙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

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尙書△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嶽，卽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灃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旣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禘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皆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

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疆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

也。明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也。

〔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訪田。知此入訪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鄆者。致鄆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鄆伯也。明

我無欲于鄆。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鄆。為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 据取邑不日

〔疏〕

注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魯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 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

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鄆。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暨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為信。

其言我何〔注〕 据吳

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

注据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

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

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入承鄆歸鄆。下嫌內外不別。故著我以助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為有內外不別之嫌。

齊亦欲之。〔注〕 時齊與鄆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

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鄆。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鄆在泰山之下。遠鄆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鄆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鄆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

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邠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六月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爲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

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爲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

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褻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

注宿本至之也

○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曷之也曷爲曷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曷乎此因其可曷而曷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曷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曷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曷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興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襄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襄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執及之內之徵者也，是與徵者也。與徵者盟功薄，故僅襲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襲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徵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

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

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常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盟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

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

〔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而葬從主。

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

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
○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卒何以日而葬

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

注赴天至以告○上

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瞽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尊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禮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

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

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即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榦枝旬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檣杌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

說文邑部有郈字云地名疑卽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

音通也按浮包古韵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掣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掣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關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關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孫云据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据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偃盟諱之〔疏〕

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注据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

諱與大夫盟是也

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

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輦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

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據者其義通于春

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衆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宮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諱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諱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譌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可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忍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至失之○隱爲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諂見上四年痛絲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邲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肯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爲與上輸平入邲相起也

螟〔注〕

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邲田煩擾之應

〔疏〕

注先至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鄰

伯以那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細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蝮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疆卒氏公子〔疏〕

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疆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

作据疏中標注亦作

据公子疆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

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駭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

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

季丹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

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釋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古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似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

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

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

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

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漉漉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衆經音義引劉瓛注電也震爲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岡本監本毛本作冰雪經義雜記云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雖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鳴誤皆謬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雖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雖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鳴傳雉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詔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尙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明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羣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羣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羣驕蹇將弑君。徵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曰。卽此文是。歷日者月。卽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還。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及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注〕傲。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

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

隱公之象〔疏〕

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假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假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假作引，此傳假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假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假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假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假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假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假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假與椒聲義同。說文：土部，椒，氣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假同，則氣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假，動也。通義云：假，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假義，非。訓假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鐘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祲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間，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

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

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

者少略也〔疏〕

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襲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甲臨。贈。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也。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諫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邾岐。周文之後封于邾。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

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邴。因以爲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邴如防。卽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尙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

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

校也〔疏〕

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扞。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

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按，非。何讀為交接之交，言前為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幡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為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為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興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為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為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為報也，似為明爽。

夏，聾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据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

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

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考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据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掘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

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

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弑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實言貶于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云郟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郟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部城北郟城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部耳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一統志郟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郟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郟即古郟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即宋滅郟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郟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郟誤切郟國尙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鄰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闕不日也〔疏〕注據取闕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是也 一月而再取

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

遼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即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遼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

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

動〔疏〕

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

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

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

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濇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圖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

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子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醇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踴躍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述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王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注〕

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與侵伐

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

勝段云說文載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菑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手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汜水篇汜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壺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戴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卽壺字與然壺音與戔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

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

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

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

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

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圖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

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都，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邦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擿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壘，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

十月無壬

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鄭。○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

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

滕縣地。

其言朝何？

〔注〕据內言如。〔疏〕注据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

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

〔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

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纒，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

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是。

其兼言之何。〔注〕据穀鄧來朝不兼言朝。〔疏〕

注据穀至言朝。○卽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鄆爲侯爵故與。

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

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疏〕

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齊鄆。○注略小國也。○滕子

爵。薛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齊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薛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墓賢親內首來朝。故尊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荆人來聘。齊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据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

盟誼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為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為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為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觀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來。祁也。葵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篤。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

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葵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祁。古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麴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葵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

皇天降災。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

月無壬午。據歷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饜。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國本同。監本。毛本。構作搆。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啓衅。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郟。十年取郟。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

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詔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輩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暉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日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据莊公書葬〔疏〕

注据莊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据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弑亦不合書葬也

隱之也

〔疏〕

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

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葬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存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耶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何隱爾弑也〔注〕為桓公所弑〔疏〕

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弑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弑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

弑則何以不

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

注据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

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寧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

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讎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

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

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

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

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

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讎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

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訾藥也。子不訾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尊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據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卽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離。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途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管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卽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

師之為
誤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注〕据莊公薨于路寢〔疏〕

〔注〕据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

君子憫而
宥之也

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僇尸之處〔疏〕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

欲故謂被殺之處為僇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僇不必被殺者始自僇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僇之一作強通作僇仆也僇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僇言國不顛仆也

隱何以無正

月〔注〕据六年輪平不月〔疏〕

〔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輪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据為難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

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

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

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嘗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昭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

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公羊義疏十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

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于寯氏而立子允。是為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

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盟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為位。又周邠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戰敦銘。蘇公入右。戡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

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

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子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據為難。如其意也。

〔注〕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

注 弑

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据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屨之擬說。恐未可誦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放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卽位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而猶書卽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卽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

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弒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戚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卽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卽爾注卽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卽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卽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書所言禘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廟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劍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卽位，尅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

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卽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祿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殯卽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皆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

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

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

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

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亦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

詩閔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昉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疏〕

注据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

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昉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鋪拜經日記：按假加璧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据裴駮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鄒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祔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祔則不可言也。按杜

孔此解深。得經旨。

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辭。〔疏〕

注据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八年齊人取譚及偃之屬是。

有天子存。則

諸侯不得專地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

所以壹統尊法制焉。

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

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

假義已訖。徵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

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疏〕

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至，一相朝也。章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一，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

出入其邊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卻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卽至一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据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据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代以爲不知何氏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賁問云：古者据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据。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

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澆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者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傲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實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臯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靡靡。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靡靡。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白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殯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繡。織。績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是也。○注。尙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桓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祗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木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質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

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置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置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甸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子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旛，誓，卽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國道之，是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据正。按下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覲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尙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卽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爲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

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

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疏〕

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卽取此爲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

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昉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

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

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卽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卽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卽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鄆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卽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聞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鄆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鄆西鄆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厭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

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

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分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疏〕

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

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公羊義疏十一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

氏之十九字按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驪夷驪夷生防叔長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

〔疏〕

注及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

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

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

說文答問云 備卽及者何

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僂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僂僂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僂一本作僂敗也欺也西征賦曰察位僂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僂以頓頓注引禮記喪容僂僂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卽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僂之解也累蓋卽僂之省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纍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善注請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樂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

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

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

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

〔疏〕

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疏〕

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

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

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是以不書。故據之也。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

以稱字見先君死。〔疏〕

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

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齊

其義形於色柰何。〔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柰

非。鄂本作柰。三年同。柰者。如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是也。

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

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

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

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阜陶。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遘。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

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讎。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子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拊擊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旣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說。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氏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聲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

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

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疏〕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興。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

也。〔疏〕

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

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愴愴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卽爲君扞禦，人莫敢致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

○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儼，釋文作嚴。云木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

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傳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傳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傳十年疏引在經

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焯浦鏜皆誤會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

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

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

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見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

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木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嚙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

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

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

遠也。所見異辭。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

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

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

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濃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濃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木公羊屢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亦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父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進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

皆生此矣。

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据觀魚諱。〔疏〕

注据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

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

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

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

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凌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賤爲譌字。凌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賤。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賤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傳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雖死不暇，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旣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郟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注〕 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

〔疏〕 注据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

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

即此郟鼎是也鼎得之郟故從其本主名名之

曰郟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郟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郟

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

如牟婁是

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為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据錯〔疏〕

注据錯○舊疏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

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

注即就也○說文月部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

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据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為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懋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呢呢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為此人之器明日可為彼人之器

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

〔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郟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郟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郟鼎。春秋卽書其本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卽以義

取。亦止能謂之郟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郟。故名郟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郟。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郟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維維。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瀛亭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鄆。鑄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瑀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

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土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局罍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饌之西二鼎在豕饌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性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饗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菴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遺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

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

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

也此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

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

〔疏〕

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好傳蛾而大幸如瀆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

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

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為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注〕為取恣意辭也弟子未

解故云爾〔疏〕

通義云言為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為其有乎○注為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

之辭〔疏〕

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即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臯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為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

也若楚王之妻媢無時焉可也〔注〕媢妹也引此為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

者從可知省文也〔疏〕

注媢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媢廣雅媢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為媢妹為媢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媢也媢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

○言楚王以媢為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為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為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部大鼎繫部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

四月無戊申戊申為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厯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

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

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

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疏〕

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

○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社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值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舊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

有菴云。慨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威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所戶闕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戶謂之陰厭。戶未入前。亦與鄭氏無戶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戶闕後也。○注實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實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尙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鐘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尙。否則下尙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

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

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

愾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郟。十二年。公會杞侯莒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侃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

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喪紀子稱侯，有司讖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据春秋襄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喪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傅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也，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恆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子。○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卽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

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

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隨水東經隨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採取，故謂之離會〔疏〕

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

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離，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麗也，麗，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語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圍，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麗皮，注：麗，兩也。麗，麗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齊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實，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蓋鄧與會爾〔注〕

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

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

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

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其不賢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

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邠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

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

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

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為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

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

而至〔疏〕

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卽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

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卽隱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

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

杜云。羸齊邑。今泰山羸縣。一統志。羸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羸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羸。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恆。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昉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厥。故不書王。夫周之班厥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厥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厥。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厥。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閔。杜云。魯之司厥。頓置兩閔。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厥。如杜所注。厥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尙能班厥。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厥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厥。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厥過。再失閔者。是周司厥也。非魯司厥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厥。始覺其謬。頓置兩閔。以應天正。若厥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兩閔。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厥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閔。欲以補正時厥。既言厥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厥。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厥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

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二年有王。見始者。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按元年有王者。即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昉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即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幣殷紉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

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
爲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

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
是蒲爲衛之廢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

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
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

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
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注蒞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
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
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泄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蒞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
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泄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
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盟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
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
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
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
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緌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惺以緌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盟小於誓周禮戎
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駑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卽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据盟亦相命不道也〔疏〕
注据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据以爲間。 近正也〔注〕

以不言盟也〔疏〕
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卽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

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爲善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真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

盛左氏穀梁作郈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郈爲魯地其卽後爲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杞作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

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闕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歷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歷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

以爲六月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左晝食六分一十四秒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

夷狄〔疏〕

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躑躅也訖事之樂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沔可小康箋沔幾也亦通既爲小

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

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翬。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翬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卽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旣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師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旣。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旣。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讖。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當戒以自勸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讖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

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送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

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疏〕

杜云。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一統志。下謹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

齊侯于下謹。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鄆。魯下邑。三傳皆作謹。鄆。正字。謹。假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鄆及闕。是亦作鄆。今三傳本亦皆作謹。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

姊妹不出門。〔疏〕

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

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謹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謹。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誠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愆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誠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

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相。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据謹魯地。〔疏〕

注据謹魯地。○上傳云。越竟送女。故

知謹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

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

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

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

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

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

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旣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鞶何以不致〔注〕据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

注据遂至齊致。○見宣元年。

得見乎公矣〔注〕本

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鞶當并致者。鞶親迎。重在鞶也。上會謹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鞶。故不復致。不就謹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

重之〔疏〕

穀梁傳。其不言鞶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鞶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

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鞶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不卽見公。則鞶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鞶。杜云。不言鞶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說。則尙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謹致。卽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謹上。按。若謹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謹。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

注方分至以書○若但問何以書與下覆問大有年不明

以喜

書也〔疏〕

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

大有年何以書亦

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

〔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艷隳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

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見宣十六年經 大

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

注謂五至成熟○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

僅有年亦

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

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

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

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

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靡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歡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秬，滅此耗俗字。

公羊義疏十二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摠名也古者肉食衣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

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

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

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為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為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章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為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為罔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离為日巽為繩

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离。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离也。則虞本無罟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猓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作猓。魏謂澤也。言

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魏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卽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刳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

○釋文作曰度。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麋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穉。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

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

獸于敷。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敷。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慧虫孽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

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置罝。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讖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鷲鳥不搏。螻蟻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搆造。繁露自承祠祫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卽申明周禮。不必卽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

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罟羅網畢。擊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畢。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蔽卵。魚禁鯁鮪。獸長麇麇。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象牢者是也。孔氏之說。儼矣。

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

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

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郕。蒐于紅。及比蒲。昌閭。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据有囿也。〔疏〕

注据有囿也。○舊疏云。卽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說文。口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云。囿有林地。楚

辭愍命云。熊羆羣而逸。圉。韋昭王逸注皆云。圉。苑也。呂覽重已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圉。周禮圉人職云。掌圉遊之獸禁。鄭注。圉遊。圉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圉。是勇力取。是圉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圉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爲難。故注云。據有囿也。

一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臛射之。達於右臠。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鏡。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十三〔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

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藿。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澣。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臛而射之。達于右臠。爲上殺。孔疏。自左臛而射之。達於右肩臠。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臠作臠。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臠。古書有作臠者。从身誤。肩。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肩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肩。孔詩疏或卽用此注。用作絜是也。臠。說文肉部。臠。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割。獨此處不可分割故也。七發所謂犗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謂馬肥爲臠。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臠。釋文云。本又作臠。說文骨部。臠。肩前也。土喪禮記。卽牀而奠。當臠注。臠。肩頭也。是臠卽臠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

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醬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鐙。○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卽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鉤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印盛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椹說文云木器謂之椹从木豆是也鐙當作彝說文彝禮器也讀若鐙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涪不和實于鐙卽此其祭統之鐙自足下跗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鐙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依鄂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臠臠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甕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

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蓋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一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臠射之

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疏〕

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臠按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脾按說

文肉部脾土臠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外也肉部股脾也又大部奎兩脾之間也則脾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形釋骨云腰髀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屈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脾樞亦曰樞機者脾骨之入樞者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捷其斜上俠膺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臠達右脾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絜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

微異。范云：次殺射髀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臠

射之，達於右醕，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

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

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

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疏〕

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也。說文戶部：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校勘記

云：膾，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膾，誤。胃，各本亦作膾，俗字。選，各本作遲，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髀，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髀。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髀，此注作膾，皆髀字形近之

訛。作膾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髀字。一本作髀，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髀。廣韻三十小云：髀，堅骨。按：髀，髀，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髀髀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髀矣。集韻無髀字。五經文字注：中髀乃髀之誤。

詩音義，髀字亦髀之誤。按詩釋文云：髀，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廉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紹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髀，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肱，音豎，髀與髀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髀，似爲近之。髀爲脅後

肉，自左脅後，達右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髀，亦誤。髀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諸當作髀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

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護旃以爲轅門以爲葛覆質以爲榮。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卽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闌夜于生月令仲冬日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闌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

〔疏〕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

下大夫也〔注〕

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

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雖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

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

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胙是

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

明不宜〔疏〕

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為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為且字合仲乃為字周制如

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

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指。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土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謚。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左氏率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謬。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簾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

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則民貴用命。又云。夏更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醕。謂食罷。親執爵而醕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應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鄉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

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闕宮彼云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尙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卽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頁○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令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注〕憾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憾，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憾，呼述反。按憾字當作憾，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憾，怒也。

又釋訓：憾，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憾。禮運：故鳥不孺，故獸不羸。注：羸，羸也。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羸，況越反。憾，憾義同。皆戔聲。玉篇：心部，憾，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羸，狂也。皆从戔，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戔作羸。○注：憾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聲，跋躓，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盡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憾爲狂也。按說文：犬部，羸，獸走貌。禮運：羸，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盡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躓，跋躓，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真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

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

○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戴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

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

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

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

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疑。〔疏〕

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當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號爲強盛，時與齊宋諸國會

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鄆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常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鄆發傳，唯爲就入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強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為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即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

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

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沉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為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子解。次于任。人當

即仍叔之仍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譏。何譏爾。譏父老

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

通義云。譏父老

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痛。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卽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本作縣車。盧氏文弼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蹇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

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

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卽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沭水篇，沭水又南逕東海卽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

在。漢地志：東海郡卽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卽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卽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卽丘。春秋時曰祝丘。關駟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据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

注据河至連王。○僖

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壬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

從王正也。〔注〕

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

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

者以美得正〔疏〕

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

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揚兮傳伯州伯也卽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咸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縑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賀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縑葛不可言也故賀戎賀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

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遠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

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

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

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卽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爲龍見卽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率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考韓詩引此，並作榮。

舊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纏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樞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諛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吁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吁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皆爲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早。則亦行雩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

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膾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卽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鄉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巳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見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

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

之急也。〔疏〕

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

公羊書霧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霧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霧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霧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霧明霧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霧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知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霧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霧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霧穀梁云無爲霧是譏其冬霧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零文春夏不零雖旱不爲修零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零則龍見而零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霧傳曰書不雨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零十三年秋九月大零成公三年秋大零七年冬大零襄五年秋大零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零傳曰旱十六年秋九月大零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零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零季辛又零傳曰秋書再零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零七年秋大零九月大零十二年秋大零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零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零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零一零不數定七年秋大零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零一零不數成七年冬大零穀梁云冬無爲零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零說零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

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零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零。傳不云旱。皆過零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零也。零書月者。爲修旱之零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零月零之正也。秋大零。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濡壟。中有苗。歷雖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据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卽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零而不雨不零。或書零。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怠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卽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零祭之專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警零者。卽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是則春秋書零之義也。

何以書。

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

祝丘。故致此旱。〔疏〕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零則旱見。故爲災。○注旱

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譴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

者以爲災也。早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與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卽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卽上四年。天王使宰運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卽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卽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與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邢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蠖〔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蠖。本亦作蠶。說文。蠶。或蠶字。左傳穀梁作蠶。後同。蠶。蠖字同。

何以書記災也。〔注〕蠖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

注蠖者至同說。○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

春秋爲蠹。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蠶。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蠶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與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蠖爲諧聲兼會意。文三年傳注。蠖猶衆也。是也。說文。蝻。部。蝻。蝗也。从蝻。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蠖云。蝻。或从虫。衆聲。爾雅釋蟲。蠶。蠶。詩疏引李巡云。皇蠶。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蠶子。兗州人謂之騰。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蝻。則皇蠶聲之轉也。杜預以蠶爲蝻。蝻之屬。按釋蟲。又云。蠶。蝻。與草。蝻。負。繫。蝻。蝻。蝻。土。蝻。蝻。蝻。皆有蝻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蠶。蝗互訓。則蠶卽蝗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蝻之爲蝻。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蝻之爲言。衆暴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

蟲有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蠹。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早。故此蝶與大零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騰騰。卽蠨。釋蟲云。食葉蠨。左疏引李巡云。言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蠨也。方言。蟬。宋魏謂之蠨。南楚之外。謂之蠨。或謂之騰。郭注。卽蝗也。亦呼耗。耗。蠨。卽螞蟥。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爲害。月令云。百勝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騰。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爲螞蟥之屬。按。釋蟲。蠨。螞蟥。左疏引方言云。春黍謂之螞蟥。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瑤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蠹。蠹。蠹。樊光云。皆螞蟥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爲記災也。煩擾如遠狩。城視丘。皆是。故何以爲與上旱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

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瀆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瀆于公。號曰瀆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瀆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瀆于。應劭曰。春秋州公

如曹。左氏傳曰。瀆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瀆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瀆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卽瀆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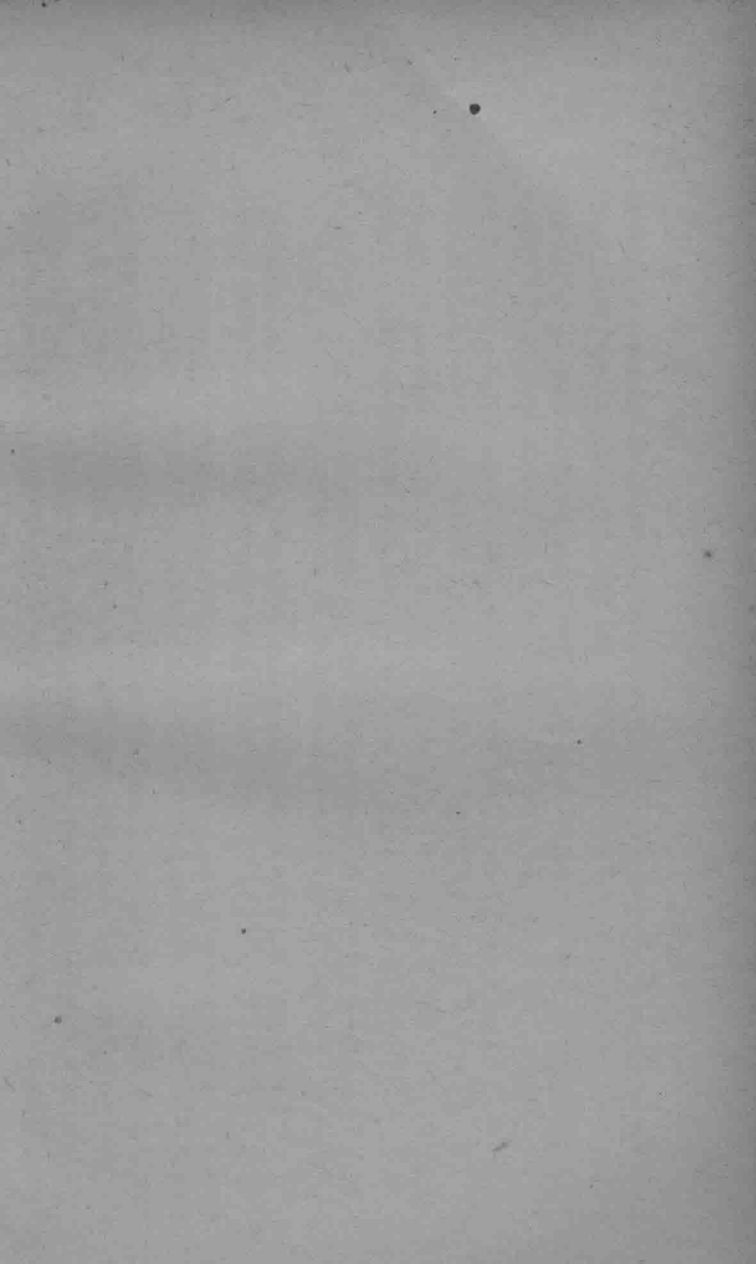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

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爲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〇

注爲六至化也。〇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爲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言

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主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尙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鄆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鄆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疏〕

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

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是。不可從。說文心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卽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溔溔其止。鄭箋。尙以持正釋溔。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卽寔命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卽寔墉寔壑也。周語。咨于故實。卽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

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爲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入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

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注以上如

曹書○與上注爲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注〕據葵丘之盟日〔疏〕注據葵至盟日○見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

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

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

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諸侯不以過相朝卽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爲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卽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卽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謂

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已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過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茲究，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宰積唯芻，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卽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蕺，不抽屨，不強旬，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奮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

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邾，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

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邾，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邾，蓋邾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

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後為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郛。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據麻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

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

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為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為簡徒。大閱為簡車。大蒐為簡車徒。傳本各自為義。故注本之。而為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為分別。而以簡徒為蒐。簡車為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

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蓋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扈。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紂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

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

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

少儀。罕見曰聞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接括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

者與。穀梁僖三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傅。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袞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辛正三年簡車。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搜。閱也。是搜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度。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廛人注云。度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大。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輶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不書葬也。〔疏〕

注以躍卒至葬也。○下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

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與蔡人

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卽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旣躍不書葬。亦未知何謚。爲厲公。利公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 据殺蔡侯

般不言蔡般〔疏〕

注据殺至蔡般○卽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子申是也

絕也〔注〕絕者國當絕〔疏〕

注絕者至當絕○通義云絕者諸侯有罪

當絕其世也。佗本弑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佗弑君。公羊無文。其書絕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贏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絕例目云。春秋据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皆見末正本。將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絕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輕而誅絕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讒。讒曰刑戮。曰穢。穢絕有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弑父弑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彙括其目。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据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

曷爲絕之〔注〕据戕鄆子不絕〔疏〕

注据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鄆子于鄆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

賤也。其賤奈何。

外淫也〔疏〕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慎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羞。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

惡乎淫〔注〕

惡乎猶於何也〔疏〕

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傳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

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

淫于

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

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疏〕

淫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

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為二無陳佗外淫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為從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弒君為重者其為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當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

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

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為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卽莊元年傳夫人謂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為莊公按

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己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

何言乎子同生〔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

生〔疏〕

注据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

時未必卽為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

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

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

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為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姜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為此說者鄙哉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

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

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

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

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號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母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啓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弑。故曰疾惡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

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殮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眇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賈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綬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而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

注朝聘例時○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

二月無己亥己亥為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

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為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為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

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

司馬注焚謂霹靂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樵之假借說文火部樵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腎取狗肝一幪之以其骨濡炙之舉樵其骨不齏釋文作焦云字又作樵則即此樵之義說文作囊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華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樵讀為細目樵之樵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燕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樵樵通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藝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為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為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火暴焚地樵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

之者何以火攻也〔疏〕

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樵謂未燕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樵虛實互用也

何

言乎以火攻〔注〕据戰伐不道所用兵〔疏〕

注据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

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賡桓也。○注征伐至

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為

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是亦以咸丘為邾婁邑。曷為不

繫乎邾婁。〔注〕据邾鄆鄆繫紀。〔疏〕注据邾至繫紀。○卽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郡是也。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

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据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丘為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曷為

國之。〔注〕据邾鄆鄆不國。〔疏〕注据邾至不國。○若國邾鄆鄆則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

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以咸丘為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故通咸

丘為國，猶濫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廟宮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雖

公羊義疏 十三

三二五

三二五

外邑亦如都也。○注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
侵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
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

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
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闔頽毀。基塹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
注沔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
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注〕据滕薛不名也。〔疏〕

注据滕薛不名。○即隱十
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

失地之君也。〔疏〕

繁露滅國
上云。鄧穀

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
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都。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
辭。按穀梁傳亦云。
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朝何。〔注〕据以賤也。〔疏〕
注据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
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

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
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
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
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据。衛翼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

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

不世也〔疏〕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性云。諸侯不臣

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偷。○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偷。云本又作偷。按記云。按當依陸本作偷。今本从人旁。非周禮

大司徒則民不偷。今本亦改偷。按偷偷古今字。說文無偷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牲云。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卽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卽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邾仲與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賈士不得其人。數有譴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逼逐黎侯。寓于衛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戴氏望論語注云。穀鄆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也。俞氏樾云。何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尙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郟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章注。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去秋冬二時。寧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邾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邾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公羊義疏十四

桓八年
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亟蓋以十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

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厯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

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

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韭卯○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卯禮王制說庶人

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卯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卯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

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執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為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為首祭故發義於此又祠祠食皆盛韻為訓也
夏曰禘〔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禘故曰禘〔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為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禘夏祭也釋文禘本又作禴爾雅釋天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禘○注薦尚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麩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閩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從魚穀梁注夏祭曰禴薦尚麥魚○注麥始至曰禘○閩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禘字當作洵以洵訓禘同音詁訓法也洵亦作淪爾雅郭注新菜可洵禮疏引孫注禘者新菜可洵白虎通云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約故曰禘貴所初也
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注薦尚黍肫○王制云秋薦黍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枋實枋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肫字穀梁

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肫釋文肫本又作豚爾雅釋蟲注肫豚也釋文本又作肫或作狔詩閟宮傳毛魚豚也釋文字又作狔晉書音義下狔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肫或作狔或肫或狔並失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獸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

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雞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雞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稷梁之後其收也在稷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然當作孰

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

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般人先求諸明

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

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

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周禮大

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鷹王氏念孫曰此鷹謂鵝非謂鷹也卵魚豚鷹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鷹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鷹○注烝衆至曰烝○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

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按玉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為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彘。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雷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為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壬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

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薦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卽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歟。○注天子至再薦。○禮記王制云：天子牲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祫，以禘爲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夏后四朝，然諸侯自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因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明薦或不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彼疏意儀禮特性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貶降，故用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骨，燎于爐炭，洗肝於甕，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性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性又云：索祭祝于祫，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祫，尙曰求諸遠者，與祫之爲言倥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祫，彼疏云：祫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視于祫。注：祫，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祫。卽上云：祫之于東方。注云：祫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祫，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祫于外。注：祫，明日釋祭也。謂之祫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知神之所在是也。尙者，庶幾之辭。尙曰求諸遠，言於遠處。

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雷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裸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變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鬯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賈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尙氣而尙聲未殺牲而先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太牢而祭謂之犧。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耐用太牢檢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

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得尙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豕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性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性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性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性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值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搔。誤也。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閩本搔字。剗改。蓋本作握。後反據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籩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又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性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

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日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疏〕

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

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婁曠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傳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之明十二月烝祭甫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爲亟祭故傳兩譏之傳自爲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已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鄂本正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衆多蓋當時第取烝名與

亟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溲黷也〔疏〕

注黷溲黷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黷黷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溲也太元元瑩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褻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溲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溲黷之義也繁露

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

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

至也。〔疏〕

注君子至敬享。○祭義文。鄭注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黜聖。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繕。補也。詩鄭

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傳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又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子贛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已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盃。無親字。鄭云。奠盃。設盃齊之奠也。此時君牽

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為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為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為釋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饋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釋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盎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盎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鄉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沈水。君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亦序執盥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科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為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即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慤慤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為注者語。既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繫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

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

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注忘與不敬。遂禮莫大焉。○注怠懈。○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韋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

葛。〔注〕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

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

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類。

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本至士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爲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卽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卽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是也。○注祭必至月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葛至美服。○閩本監本毛本禦作御。十行本鄂本作禦。當據改。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敢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性饋食注云士賤職。喪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應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亟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祭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

注家采至仲也〇禮

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卽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字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

也。春與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

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汜血尤深〔疏〕

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也。○

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迪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汜。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卽此注之汜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

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舊疏引春秋說

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采者至稱爵○舊疏云卽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傳九年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

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何以不稱

使〔注〕据宰周公稱使〔疏〕

注据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

者有母也〔疏〕

注時王者有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嘉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

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虢晉鄭使之，逆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

專事之辭〔疏〕

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

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注〕据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

注据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据以難。

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

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

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卽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上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旣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

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

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

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

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

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下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卽往迎，簡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其遂逆

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爲奔聘正妻而賸從之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

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卽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

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知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婿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

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

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享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邢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繡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髻。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又殷融爲太常。程帝卽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

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

注以季姜言歸。○隱二年傳曰。婦人

謂嫁曰歸。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注〕

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

迎之禮。〔疏〕

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裸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

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巾部云。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衆意也。易彖傳曰。師。衆也。故書彙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千里。象日月。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亦取譬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政焉。○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

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始也。○注卽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發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闕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

穀梁釋文。射。樂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

隱十一年。滕侯辭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師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

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

据臣子一例當言聘。〔疏〕

注据臣至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

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

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

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

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

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行本。閩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許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蹇。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幣而朝。會焉。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曹太子來朝。實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繼子男。故實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感。憂必懼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齊言。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逢祿評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也。○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讖。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讖。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讖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卽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發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

春秋因其可貴而貴之。故書以黑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

正月無庚申。麻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

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

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

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尊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丙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爲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

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舖。東有一丘。高可數仞。卽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

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

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尋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

公不

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

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

通義云。以弗遇

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苗于邾婁。弗克納丁已葬。我君定公爾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卽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

於歷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

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晉命矣齊侯親耀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入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

檀弓注郎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郎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郎

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

吾近邑則

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

也〔疏〕

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卽此

亦近不舉地也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

說可知〔疏〕

校勘記云圍唐石經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國云國讀如圍考諸古本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幾

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俞云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疆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耶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耶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詞不幾復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發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耶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卽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知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

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

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据十至敗績。○卽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

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室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計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意。傷害尤多。故春秋惡之也。

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

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

勦力拒之。〔疏〕

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

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勤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勤力字多作戮。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戮。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卽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五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

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疏〕

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

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据注文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

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

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疏〕

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驩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嵬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

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

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逆以管城之祭爲祭仲邑，或又疑爲周祭伯之采地，鄭井之以封祭仲，非也。

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尙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

里十

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

唐石經作鄭之相也。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

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

何以不名賢也〔疏〕

惠氏

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足爲字，以仲爲名，俱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

何賢乎祭仲〔注〕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

注据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卽何氏

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

以爲知權也〔注〕

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

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疏〕

後漢

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厯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鍾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銓。衡也。稱卽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卽稱衡。權爲鍾。衡之輕重。視乎鍾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鍾。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厯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厯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宜。其衡平。錘實。故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疏〕

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郟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此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矐。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拏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郟二君。惜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拏。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拏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尙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邶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拏與賄於虢郟。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常有慮留之事。其後滅虢郟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考。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簠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

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

先鄭伯

有善于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疏〕

校勘記云。鄆。唐石經。宋本。國本同。監本。毛本。鄆誤鄆。按釋文。鄆。古外反。此于並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檜詩譜

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鄆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卽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鄆公者。鄆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鄆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鄆。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鄆夫人。鄆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玉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鄆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蘽藜藿。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鄆縣南。鄆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鄆父之丘。名之曰鄆。是曰桓公。以克鄆爲鄆桓公事。與鄭說異。

而遷鄆焉。〔注〕遷鄆都于鄆也。

〔疏〕

注遷鄆都于鄆。○詩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虢。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穎之間。爲鄆子。按漢書地理

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鄆居鄆城。故得有溱洧。鄆語所謂主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鄆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嚴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鄆。有新鄆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鄆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鄆。東鄆。古鄆國之地。然鄆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鄆都於鄆者。謂遷都於鄆地耳。非必於鄆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薨。公子瑕於鄆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鄆城。古鄆國之墟。杜注。鄆在滎陽

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郟都矣。若然。鄭譜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鄭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間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郟果獻十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卽管叔鮮之故封。左傳有檜城。管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齋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郟之君。非外傳郟仲也。是以汲冢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郟。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郟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郟人。郟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郟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

而野留〔注〕野。郟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

〔疏〕

注野郟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

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鄙野郊外也。詩魯頌駟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韻。鄙。邊鄙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鄙地。故以留爲邊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幣與賄於虢叔。鄙仲之國。鄙仲意。侈貪冒。取同姓女。叔姪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幣。故得通焉。國語言鄙之亡。由叔姪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鄘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虢。并取鄆。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鄙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

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

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

注突宋外甥。○鄭世

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取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史記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卿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

仲死而忽旋為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

也〔疏〕

注祭仲至弱甚。○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

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為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為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弑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為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為大也。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

亡〔疏〕

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

行於臣下，遼假緩之〔疏〕

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走部，遼，遠也。楚詞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寬之時。日以遼緩之也。注云：遼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

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為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

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通義云：故

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卽死，女能固納公，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疏〕

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

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

〔疏〕

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出突，雖遼緩，能保有

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歎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闕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

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

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

鄭之權是也〔疏〕

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為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

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即董子

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違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為之若反乎

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挈父。視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挈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視時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

注設施至

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繫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

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已納突不害忽。是也。〔疏〕

注已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子。甯喜納獻公。弒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

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

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

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韙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拌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拌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焉。雖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拌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慮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望。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辰踐阼。蹈偪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入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異。

也。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已存已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遂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廢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蕪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闕義。按孔包所論。申明剗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已。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魯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卽祁犂書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据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

注据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

也。鄭是。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

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

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疏〕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

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玉制云斑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為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為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歟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其言歸何。〔注〕据小白言入。〔疏〕注据小白言入。○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筮適宜書入

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苟息之死節公子自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即公羊

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据宋子既葬稱子〔疏〕

注据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寧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

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据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

中也〔疏〕

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

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鄂本。正緣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魯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者。人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公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既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

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
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
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敗凡以
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
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讓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
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朔何
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
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慙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
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之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
賊而蔽鄭注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
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蔽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
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選注引元命包云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
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
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儻故救儻莫
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揖澁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政。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尙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驅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敬。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維。規之三維。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爲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尙。忠敬文爲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道陰。尊尊而多義。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道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卽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故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圻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

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

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作折。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

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

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

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

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僞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丘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

故不肯得改也。偽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法蔡稱至字例。○監本闕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不若子，卽字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疏〕

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郟地，穀梁欒氏本作夫童。音鍾，水經淇水篇：無棣溝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

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

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大事表云：魯先公墓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

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清，歷澤西北，清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疏〕

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在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

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嶮河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豁澗險隘，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

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柎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丘羽反。去聲則丘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從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假借。蛇。從它聲。池。從也聲。亦同部。相假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庠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麻。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

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媾姓。地理志。東

郡燕縣。南燕國。媾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爲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媾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媾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媾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款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注。卽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按。穀卽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年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

〔疏〕

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與史記乖

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即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即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證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墓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獯見弑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聞於弑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墓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躍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郟〔疏〕

二停郟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郟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斂也按郟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

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大名清豐縣地宿胥爲今濟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魯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梁注虛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

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

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

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

日明同〔疏〕

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

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纁且卒不再日者接舊有弗克納文則纁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纁且之卒范答薄氏云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

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疏〕

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注非責彼疏引欒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即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或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厯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郕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勦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

此

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

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

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疏〕

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厯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起經誤皆於厯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

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傳九年傳曰：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据鞏之戰先書日〔疏〕

注据鞏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鞏是也

恃外也其恃外柰

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

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

柰國本監本毛本作柰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主人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

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酌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

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注〕据公敗宋師于菅〔疏〕

注据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

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

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

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于某

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

曷爲從

外〔注〕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

注据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

敗故据以爲難

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

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恃鄭勝敗魯亦蒙之故

仍從內錄此專恃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勤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遍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

何以不地

〔注〕据在下句〔疏〕

注据在下句○舊疏云即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因下傳据郎爲難故云据在下句不然宜云据郎之戰書地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

〔疏〕

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

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達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己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即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

郎亦近矣郎何以

地郎猶可以地也〔注〕

郎雖近猶尙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

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

汲汲敗勝之文〔疏〕

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被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園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

其地。○注今親至恥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桀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搆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救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阜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衆。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卽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被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

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為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為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為主。明敗勝皆當坐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

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解衛宣之書葬得正。為得衆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為龍至所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兄隱。民臣痛

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盈。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鄂本冰
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

之所致〔疏〕

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與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述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

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與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劉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慙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頌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

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

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

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尙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卽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卽作語兒侯。卽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五月之奪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月爲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

嘗非貴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
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

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

先天下。〔疏〕

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

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春人。大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文廩四星。主著黍稷以供享祀。卽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齋盛。鄭注。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齋。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春人云。共其齋盛之米。注。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齋盛者。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齋者。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者。饋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齋。注。受饋人之盛。以入。然則齋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齋。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齋。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齋。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齋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

是則棗之與盛別者。齋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齋。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齋。要之齋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齋。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飲食實。賜之殮。牽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棗盛委之所藏。謂棗盛委積之所藏。委卽棗盛。非必棗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筵。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澡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卽澡之誤。澡有治義。禮喪服。澡麻帶。鄭注。澡者。治去孳垢。故廣雅釋詁。澡。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窳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靡也。孫炎注。靡。藏穀聚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米二十七。糲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棗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饌人炊之。爲之。卽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饌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棗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醕棗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

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
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
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
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云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最帝
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述
禮文祭統所記蓋周制深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郊東郊少陽
西郊少陰也祭統詔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
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
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嘗
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
東鄉者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
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是周制
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

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

舊疏

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糞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
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

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爲御廩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粟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

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

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卽災而猶嘗。故書云譏也。

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

無猶嘗乎。〔疏〕

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尙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卽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

嘗乎。言廢嘗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

本不當嘗也。〔疏〕

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

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旬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
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
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
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
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
旬當依釋文一本作兼旬。十日爲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
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春。是兼旬之事。兼旬義難通。自不如作兼旬爲得也。或
係涉上句粟譌。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春之。三宮擇之。故有兼旬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
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
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
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欲謂粟法
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旬
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
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衛寘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
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廩。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灑瓶。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
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
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歷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

矣日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

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

國見輕重〔疏〕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歆之次此經左

氏穀梁蔡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芟云侯疆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卽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注以己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

紀魯亦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實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末減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罪之。以

公羊義疏十六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

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

繁露王道云。刺冢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

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貴。鄭輪督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賁。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賁。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賁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卽四方各以其職來賁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諸侯當以時賁於天子所出所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賁。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賁。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

三月書乙未。據歷爲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

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卽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頽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續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

包氏愷言云四月無己巳厯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己巳爲

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卽指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厯爲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爲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己巳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己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

注据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連爵問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

奪正也〔注〕明

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

〔疏〕

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出之者上十一年傳擊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衛

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衆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衍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

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行出奔書日，又將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

說文日部：忽，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忽，則左氏經當作忽。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忽。揚雄甘泉賦：翕赫忽霍。河東賦：靈忽如神。師古曰：忽，讀與忽同。按

忽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

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知忽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据上出奔不稱世子〔疏〕

注据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

復正也〔注〕欲言鄭忽

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為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鄆女為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為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

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為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又云：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為或言

歸〔疏〕

傳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或言復歸〔疏〕

此經是也。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疏〕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

入者出入惡〔疏〕

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

歸者出入無

惡〔注〕

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

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

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注從出

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書歸爲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其有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云。獲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未滅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入國不與盜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

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

〔疏〕

注稱叔至例也。○舊疏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莊十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爲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慎言云。諸侯出奔已絕于宗廟社稷。

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北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泰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爲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

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爲出奔復入者。○注不書至小國。○舊疏云。正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公會齊侯于鄙〔疏〕

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茨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鄙。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鄙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

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

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

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爲春秋牟子國。亦曰牟。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牟縣故

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卽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

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

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据言朝也〔疏〕

注据言朝也。○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

夷狄之也〔注〕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疏〕

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按襄元年

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幣聘交聘。不夷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魯。故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三人爲衆。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

曰梁雨是也。說文目部。梁多也多足。責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

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潁水自碭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

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州治。禹州今屬開封府。

曷爲不言入于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

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末

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疏〕

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昭十四年左傳。爲不末滅。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尔。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

曷爲末

言爾〔注〕据俱篡也〔疏〕

注据俱篡也。○謂陽生與突也。

祭仲亡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

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

注死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喪禮衰死亡禮記中庸篤事亡如事存皆謂

死亡也。說文从入从匕。○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廩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廩。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仲專。至為厲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焉敢弑之。明時祭仲已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子廩子儀矣。亦無忽被弑事。○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

亦驗也。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注〕据上言出奔也。〔疏〕

注据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為高渠彌所弑。

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牽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

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

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

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

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為寶是也。

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為君微云云。皆所以終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為祭仲而為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嫌。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也。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

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義

無齊侯侈義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侈亦與今體不同按侈卽義之變陳氏樹華亦云義乃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義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義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義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

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

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爲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

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

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奪臣子詞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

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

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與板榦。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值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月在。

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歷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在僖廿八年。

絕〔疏〕

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

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

曷爲絕之〔注〕

据俱奔也〔疏〕

注据俱奔也。○据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

〔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

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國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

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

視朔是也。告朔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疏〕

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讀若琴。琴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王道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不往也。

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

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
注越猶走

也。○楚辭逢紛云。精越裂而衰。王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從走。故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齊。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注岱岱至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僞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伐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阜

部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陰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墨黍梁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斫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圻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盼。是也。鑿鐵論錯幣云。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天子以海內爲匱。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著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

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

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僞篇。續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愈。又顧命云。王不懌。漢書律厯志作不豫。蓋今文尙書也。懌豫一聲之轉。愈豫同部假借。舊疏云。豫。詰爲樂。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不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尙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卽不茲也。負與不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稷謂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稷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藉席之名。其以龍鬚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卽今之龍鬚席。其

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園師注。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皆神謙。從諸侯辭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注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明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舍。釋也。古訓通爲放。故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茲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朔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衛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厥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

于趙。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趙〔注〕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

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

僖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僖

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儻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鄭儀父盟于趙。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趙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本失爵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卽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趙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

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

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

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繫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渚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耶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頤宣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旣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耶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爲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夫者妻之天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爲戒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

六月無丁丑歷爲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

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臍卒。是也。〔疏〕

注稱字至字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

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卽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賓息嬀。致師喪身。虜復熾。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二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上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也。故云。起宜爲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臍卒者。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臍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秋變文從實。實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

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

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姊妹使淫於陳

侂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視諸侯不可以壓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

見殺無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厯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

入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卽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爲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

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殲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弑

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弑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于濟水經注濟水篇濼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濼之南源也源發鈞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濼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北注山陽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清河即濟瀆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疏〕

鄂本公下有與字涉左穀二傳而衍也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又繁露順命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也若有與字與與及義同不得

特發夫人外公之傳矣通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据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注据公至陽穀〇見僖十二年

夫人外

也〔注〕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疏〕

注若言至外也〇下傳云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爲公所絕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注〕內爲公諱辭〔疏〕

注內爲公諱辭〇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爲公諱也

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

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疏〕

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據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爲先誘。與公羊異。上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

國重。故不暇隱也。〔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丙子。麻。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

身。○注不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鄧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爲重。以諱君恥爲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

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

有丁酉。歷四月之朔日爲丁酉。丙子爲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爲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誤。鄂本。閩。監本。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爲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爲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据隱公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歷爲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

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在前。故專据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据俱讎也。〔疏〕

注据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

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

也。猶君薨地也。〔疏〕

繁露愈序云。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即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

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子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弒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弒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桓者諡。○周書諡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且。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也。以入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諡篇。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御覽引古史考云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諡所以
勉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乎事畢於葬故於葬
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
於行也注諡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
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
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僉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諡則生有爵者死卽有
諡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諡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
注禮諸至諡之○白虎通諡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
也○臣當受諡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諡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諡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諡之當
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子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
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諡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
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諡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
疏引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
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襄爲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諡矣○
注卿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諡於其
君矣白虎通諡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則在位者有諡明
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諡與族穀
梁注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誅之○白虎通諡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

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法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謚之。曾子問注又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述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灰，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魯，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未卽葬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廟，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謂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實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賙賓賙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薨稱公舉土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或者上葬爲此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卽在葬

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書日於葬上。明葬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責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予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贈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贈元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

公羊義疏十七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證

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

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卽位之禮。特春秋不

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卽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

位。〔注〕据繼君不絕也。〔疏〕

注据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戕。禍莫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尙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說文。走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慈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尙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為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孫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為謙遜。下孫為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之皆為孫。遁自去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盈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

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為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注〕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据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

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從也。按左傳明云。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尤之。而孫諸節。殊不可解。

念母也。〔注〕固在齊

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

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懼爲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寶瑗傳。引服虔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

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

卒哭而耐比至于練問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贊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同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

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子齊。是則詛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子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

以不稱姜氏〔注〕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

注据夫至邾婁

貶〔疏〕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諱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

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文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文與弑公

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

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尙應纒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其與弑公奈何夫

人譖公于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

注如其事曰訴。後漢書齊武王續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譖。或从心作愬。論語

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寃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續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郤擊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

訴玉篇言部。諧。說也。廣雅釋詁。諧。諛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諧言則退。箋云。有諧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諧。並有加諛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

以淫於齊侯所生。〔疏〕

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譎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怨之。襄公又猶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譎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為憑空有此語乎。

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

注欲醉而殺之

○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為醕酒者示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

〔疏〕

經傳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

以手撻折其幹〔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搯許云撻也从手勗聲作擗者或

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撻范雎傳折脅擗齒鄒陽傳作撻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撻音路合反本又作撻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搯殺之疏引說文搯搯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前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韋注併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且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撻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疋部搯也手部撻撻也引公羊傳曰撻幹而殺之又拉擗也擗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撻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擗擗藏注拉頓折也又云菴擗雷碾崩轆堯罕注菴擗雷碾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即擗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決誤

念母者所善也則曷

爲於其念母焉貶〔注〕据貶必於其重〔疏〕

注据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

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

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

姜不爲不孝距蒯賸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

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

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

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

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子齊。左氏曰。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劓至不順。○宋本。閩本作職。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劓職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嚴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違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討。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脾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衣黃裏。纁緣。注。小祥練祭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纁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

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

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

人〔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

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也。遂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僇邑。或作闕。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紕以爵。再紕以地。三紕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僭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魯丕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

何以不稱使〔注〕 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

文〔疏〕

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問。

天子召而使之也〔疏〕

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

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讎。

逆之者

何使我主之也〔注〕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

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

注逆者至受之○說文禿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衆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

曷爲使我主之。〔注〕据諸侯非一。〔疏〕

注据諸侯非一〇各

本一作之誤。据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

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瀆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

卑不敵。共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

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

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議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

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

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譏。鄂本。本作待。當据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調也。猶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非。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備姪娣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爲姪娣。與諸侯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閩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我爲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親見弒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

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

外。〔疏〕

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爲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

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爲際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齊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常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禮。〔注〕

据非內女。〔疏〕

注据非內女。○閩本監本毛本女作也。依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營衛不

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

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

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子有越訓，越有違義，故于亦有違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間，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卽穀梁義。故杜云：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讎也。

其築之何以禮〔注〕据禮當豫設〔疏〕

此道築之通義，非謂魯此之築爲禮也。

主

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注〕据諸侯宮非一〔疏〕

注据諸至非一。○舊疏云：卽下云路寢小寢之屬是也。按下三十二年

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

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注〕皆

所以遠別也。〔疏〕

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內無別。小寢則嫌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今注無此語，白

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館矣。

羣公子之舍〔注〕

謂女公子也。〔疏〕

注謂女公子也。○詩豳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

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卽天子諸侯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爲太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以作已。曲禮疏說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爲

說應作以。

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

〔疏〕

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爲王妃后。莊公

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邱。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

十月乙亥。月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

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

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

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上與下之

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又云。長者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

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

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六

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傳以命爲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爲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

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桓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功賞。卽所以勸善。勸善卽以扶不能。論語爲政篇。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輕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錫卽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許何說同。白虎通考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桓鬯。增爵爲侯。益士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簪。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桓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

其言桓公何。〔注〕据錫文公命不言謚。〔疏〕
 追命也。〔注〕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

注据錫至言謚。○卽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注舉謚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

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管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備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諡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儷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豈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

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子媾納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

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素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齊師遷紀邾鄆鄆〔疏〕

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都昌縣西有訾城大事表云此紀三邑也邾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尊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

邾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鄆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鄆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卽鄆城也晉朱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餅餅故城在青州府臨胸縣東北亦作邾又作駢鄆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鄆山北訾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卽古鄆邑鄆訾同音方輿紀要列餅城於安丘縣又以訾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鄆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鄆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鄆國也以邾鄆鄆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邾鄆鄆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邾鄆鄆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

注以稱至取之○決下十年宋人遷宿之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疏〕

注据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

爲襄公諱

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

注襄公至

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郚部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誠不爲利也不書取井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

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

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

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

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闕傳云。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督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諱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間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牙卒。弟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即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据王后崩猶不錄。〔疏〕

注据王至不錄。○春

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

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

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

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被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

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

左氏穀梁。郕作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郕。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

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用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洗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注不致至是也。○卽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卽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疏〕

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八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

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疏〕

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驪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

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驪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

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工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憇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廬。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卽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則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則立，則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則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獯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旣以計除，則迥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

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

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宿者也。僖十九

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改。韋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輅軸。大夫已上用輅。不用殛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廟。朝廟。朝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

得但虞而已。苟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庚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遺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驟水潏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緦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常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緦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緦。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緦。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置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趙商答陳傑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遂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

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木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周人榮者。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燕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者。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者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尙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者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嚮入于齊〔疏〕

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鄆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卽在臨淄。

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溜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禮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

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何賢乎紀季。〔注〕据叛也。〔疏〕

注据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闔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

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据以難也。杜以為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注〕紀與齊為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鄆共祭。

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

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疏〕

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魯子者。舊

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

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昭公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邢、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紕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狹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鄆，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

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繼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鄆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如專鄆。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味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尙味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者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姑。魯義姑姑。蓋謂父姊爲姑姑。父妹爲姑姑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

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表在雋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

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紀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
○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皆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後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在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也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卽次張輦所止亦曰次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之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章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舍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

注國內至

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闕本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耶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

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

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

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讖。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垂丘，書月者，自為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部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

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郚，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

〔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郚，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乘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醢。斥彭長田君碑。史見勞醢。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夫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犒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犒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犒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考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楡之。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勞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藁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入渴。而不致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餅。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

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

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莽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

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常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

類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宣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土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

義。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

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殺

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

晉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鄩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繼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舉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絕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涉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

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尙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邲。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塞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潛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其可法。沒

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疏〕

後漢書逢萌傳云：後讀春秋，問復讎

之義。

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

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

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閻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宰，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性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誤。

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筮，分

半也師喪亡其半〔疏〕

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注筮或為著彼疏

引劉向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著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著龜知靈相似倍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鏹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為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為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歸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既高作龜大祭祀則既高命龜大選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為師喪亡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之辭〔疏〕

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

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

齊世家云周烹

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天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

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讎，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讎魯莊與襄公狩，不讎其會桓。且襄讎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讎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

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伯謂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郈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邢。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卽以復讎予之。予復讎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爲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也。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木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家亦可乎〔注〕家謂

大夫家〔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

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是也。

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

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

國君一體也。先君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

其恥同也。〔疏〕

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

狩于郟。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疆之釁，何代無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据非一世。〔疏〕

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

皆然。故云。据非一世。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

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

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離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

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為怒，猶不知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

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怒，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怒。怒猶怒也。荀子：君子篤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為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怒，則怒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子。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

無紀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紀侯之不誅。至今有

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

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

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逢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

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醜，既拚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

擇也〔疏〕

注無說至擇也。○說擇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擇。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者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

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

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

有明天

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疏〕

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

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為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為。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闕其無人。〔疏〕

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頹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

作无。有人如无人也。發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闕各本作闕。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鵠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姚作闕。孟作空。此所引

與王輔
嗣本同

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

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

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

首注。疾痛也。荀子疆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爲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卽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爲襄公諱。婉辭也。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輒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魯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

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

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鄆季姬也〔疏〕

注据鄆季姬○卽僖十六年鄆季姬卒無葬文是也。

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

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

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

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鄂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

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營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為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為葬

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

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為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

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

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為賢人也。以即以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是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

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為不宜。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

人降北面視殯。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卒塗視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

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

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殯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乎郟〔疏〕

左氏作郟。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据與高後盟諱此競逐恥同〔疏〕

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後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

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

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

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讎狩也〔注〕

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

見齊侯也〔疏〕

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

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虛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卽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齊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

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

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

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

盛是也。〔疏〕

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

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譏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親。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齊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

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

習兵行義〔疏〕

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

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禴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

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

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

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

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
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避女器。自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部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

四年饗于祝。注書者與會部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僂作郟。左氏黎作犂。春秋異文。箋云。僂郟二字。古祇作兒。人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犂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尚。

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扎。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郟城。疏云。郟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郟。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邾。肥於郟。爲小邾子。則

顏是邾君。肥始封倪。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倪。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

命命云說文邑部。鄭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鄆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鄆杜云遷萊子於鄆國正義鄆卽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鄆爲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鄆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鄆城皆魯地且鄆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鄆也許意鄆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鄆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鄆城在緡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卽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緡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

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

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尙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卽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男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鄆入齊則謂之鄆齊語齊桓正封城

東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

黎來者何名也〔疏〕

左傳云：邾犂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

也。據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

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

注據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

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

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

曷為不

言納衛侯朔〔注〕

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

〔疏〕

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朔伐之。

辟王也〔注〕辟

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疏〕

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

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為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二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

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

子突者何〔注〕

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疏〕

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

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衝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為貴，不以突是字為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

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注貴子之

莊

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申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

注據王至之也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

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注〕據不以微及大〔疏〕

注據不至及大

○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

王人耳〔注〕

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

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

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

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是朔

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卽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繫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

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為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闕本。監本。毛本。弱改為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據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

絕。〔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為絕之。〔注〕據俱入也。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

為諸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為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其言入何。〔注〕據頓子不復書入。〔疏〕
注據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不復書入也。通義云。據鄭衍或言歸或言復歸。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

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

爲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云：篡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爲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例。

○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爲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蒯聩得國於子輒，得爲篡者，彼傳云：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聩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入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爲天子諱弱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衆又託疾不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

獨重其本會之時。〔疏〕

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

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

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

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

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會齊侯

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己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己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實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己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

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

〔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

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云曷為不言納衛侯

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被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

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蠹蠹皆螟類故煩擾食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缶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槩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

傑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縛鐘子孫兼保用高皆寶字義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

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

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

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

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

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疏〕

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寶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郕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亦段葆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貫矣况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

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內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夜。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

四月齊辛卯為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

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賸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且昔從事。且昔猶且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考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終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限昔為夕。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實。左穀作隕。說文雨部。實。雨也。齊人謂雷為實。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實隕音義皆近。星實字當作實為正。限。限借也。故史記宋世家。實星如雨。亦作實論。衡藝增篇亦引作實。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實而雨。字林。實。卽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

見。〔疏〕

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

星復其位〔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麻校之。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

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掉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絲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

〔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

如雨。無星隕而兩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

注不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

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杙。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尙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知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弒，孔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其狀似雨爾。不

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疏〕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實。

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彗隲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

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列星

至之

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韞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三統厯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厯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減至之象○威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

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限如兩長。一二丈。糶糶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陽陰。不得安土。正閔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貫至宮也。○舊疏云。卽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枴齊也。律厯志云。子爲元枴。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野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枴。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致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

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

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日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

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梁米名也則禾卽梁也其米爲梁其實爲粟其粟之羸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粟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日苗秀曰禾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藎麥管子封禪篇鄗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藎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藎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黍藎稻梁連言藎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梁也如粟亦梁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粟下云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

乎何其土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望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卽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爲一物。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豐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豐赤苗芑。白苗。玉篇云。豐卽今赤粱芑。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爲粱。韋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茲粱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據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玉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難以據以。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蠲皆以傷二

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

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

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被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螣害者，卽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螟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鶉鳴則徹冕，雁饑則去雉兔，康則損圍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卽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

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驛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

注據次至書俟○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

也是也經不言俟也

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

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

之〔疏〕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鄭見左疏○注師出至及也○與

鄂本監本闕本同毛本與誤與又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鄭亦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

真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俟。○舊疏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郕。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郕。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

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厯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

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性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

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蒐，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芣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異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芣，振旅闌闌，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禱，師祭也，亦即祠兵之義。

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

注五百人爲旅
○周禮大司馬

文殺官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

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卽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訊。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

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

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

曷爲爲

久〔注〕據取長葛久之〔疏〕

注據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為譏其久今以祠兵為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

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辭使若無

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

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

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為至之意○言為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侯齊侯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郟左傳隱五年注郟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郟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

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郟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郟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古郟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郟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郟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郟叔武封于郟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堤城壩即漢剛縣故地而郟在其西南蓋近寧陽矣魯成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郟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寧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為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郟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

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為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為謂之成諱同姓也〔注〕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傳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鄆霍魯衛毛咁邾雍曹滕畢原鄆文之昭也是盛為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鄆入成及

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鄆傳二十四年鄆為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為上姬之長鄆後為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鄆魯孟氏邑是鄆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為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即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為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賊盛耳變盛為成為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即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為本成國者誤

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鄭〔疏〕

據

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鄆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為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

彼不但言鄭敗是不
爲魯辟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

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

滅至於齊○通義云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魯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義也○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爲孟氏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病之也〔注〕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

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

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輾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癯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閱其罷病耳。

曰師病矣〔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

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

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耶到切。讀

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疏〕

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

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復。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子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遜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

弟〔疏〕

冬十一月。經有癸未。屢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

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緇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屣，反而鞭主屨者。蒍三百蒍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達主屨蒍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蒍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蒍先入，蒍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蒍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蒧蒧暨通假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蒧注蒧至也玉篇且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蒧魯地琅邪緡縣北有蒧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一統志蒧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緡城北

公曷爲與大夫盟〔注〕据與高後盟諱不言公〔疏〕

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後盟于防傳齊高後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

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据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据高後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

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据高後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爲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疏〕

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歃。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

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常。淫於婦人。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篋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篋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卽盟蕢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

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魯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

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懲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皆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懲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懲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掣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

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疏〕

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納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

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苗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苗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

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為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

穀梁傳云。當可納而

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邾。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諱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名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納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而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

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

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

君前臣名也〔注〕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

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

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

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

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爲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爲篡辭。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也。糾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注〕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

注据宋至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云。宋公之

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

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

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移惡於魯。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疏〕

舊疏

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

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

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

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齊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游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郚水平地出泉曰郚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郚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澗水以下流與澗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郚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据郎之戰〔疏〕

注据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

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

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治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為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為夸大故難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高齊

襄賢仇牧是也〔疏〕

〔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

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為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

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

〔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

〔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

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如上据知為公〔疏〕

〔注〕如上据知為公。○如。若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為公親行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

〔注〕据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

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驪狩也。公與驪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驪宜見與。故據而難之。

復驪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爲不如以復驪伐之。於是復驪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

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

通義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驪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驪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驪伐之。桓又非驪子。故不與復驪也。令

實復驪。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驪。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驪。人人所共。復驪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常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驪。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

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

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

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因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

使者齊自取殺之〔疏〕

魯者書僞古文。允征脅從罔治。秦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魯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亦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魯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

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王。戴校彼注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國非國共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離也。請得而甘心。隨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釐。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嘗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儀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柶。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

管夷吾親射寡人申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雖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

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

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

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

齊取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

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

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据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齊。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据薄昭詭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者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據，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爲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爲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

秋之例。弒成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詞。以賊開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稗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日。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

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灑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子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卽彼池爲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沈水。下合泗。乃作沈字。俟考。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鄒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爲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源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元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

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尙書浚吠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尙書作澮，吠澮距川，玉篇澮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

浚之者何深也。

〔疏〕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恆，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澮，爾雅釋言澮深也。書皋陶謨之澮，吠澮說文谷部作容，吠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訓抒也。繫

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澮，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浚者深浚也。

曷爲深之。〔注〕据本非人功所爲。〔疏〕

注据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吠澮之屬是人功爲之故也。

畏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

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魯在齊南，故爲齊所由來。

曷爲畏齊也。〔注〕据伐敗也。〔疏〕

注据伐敗也。○前上傳云：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注自誇大其功而取敗是也。

辭殺

子糾也。〔注〕時魯親見魯，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

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疏〕

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爲說，因辭不肯殺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

注云：以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尙懼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竟。俞氏颺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

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

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犗者曰侵〔注〕犗。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麤。〔疏〕

意尙麤。〔疏〕

注犗麤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按何注犗。麤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犗爲麤而鄭引傳卽作粗。猶何訓野爲鄙而鄭引傳卽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犗。

漢書藝文志庶得麤犗。又敘傳犗舉條職。師古注犗。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尙麤。○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麤。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

注精猶精密也。○說

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尙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引說。顯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爲侵。失矣。伐者深。

入其竟，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善善錄之。按詩采芣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稱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也。是也。

戰不言伐。

〔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疏〕

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為誤，謂鄂本黎誤，黎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

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懍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延改蓋延攻之。譌說文戈部戰圍也。

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

〔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

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禴禮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禴禮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

也。得而不居曰入。〔疏〕

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圍。○注得而

而入人國也。

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

〔疏〕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簡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者也。

〔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

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疏〕

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
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

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

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

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

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

禮記曲禮疏而遷屢注遷或為

遷是遷與遷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遷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遷即環字士喪禮有中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卻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

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

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疏〕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

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遷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既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既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環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常絕者，包氏慎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

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

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丘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漢濟陰之乘丘縣。乘丘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丘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丘，古乘丘。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丘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丘縣。

顏氏注。公敗宋師。卽此地。榷按魯師自雲門竊出。雲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嘗爲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謂卽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卽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

注据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

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卽言次于義似。非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

杜云。不言伐。齊爲兵主。背蔽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

爲魯地。故知爲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

注据齊至言次。○卽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

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

伐也〔疏〕

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卽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

則須書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云次。未成於伐。魯

卽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疆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據左傳。明二國皆纒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卽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本纒作讒。鄆水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疆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亡。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洩洩。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而能勝之。故書以疆內。穀梁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卽疆內義。○注且明至其惡。○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爲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卽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卽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寧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

之所歌也。又雜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

注州謂至梁雍。○宋本冀作異。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變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

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

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

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

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

類也。〔疏〕

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分子雖最

尊謂變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卽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若不若名。名若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諡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疏〕

注据獲至不名。○見傳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

絕〔疏〕

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曷爲絕之

〔注〕据晉侯不名絕〔疏〕

注据晉至名絕。○傳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

名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當坐絕。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

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

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罔恆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爲不言其獲〔注〕

据晉侯言獲也〔疏〕

注据晉至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

極始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

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與整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

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

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譚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鄆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据衛侯出奔也〔疏〕

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者欲据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

國已

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

也〔疏〕

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爲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譚子奔莒

駘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范云凡嘗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爲惡不死位也